

宋書

122  
30  
3

內閣文庫		
漢書	五九	函
類號	三〇	架

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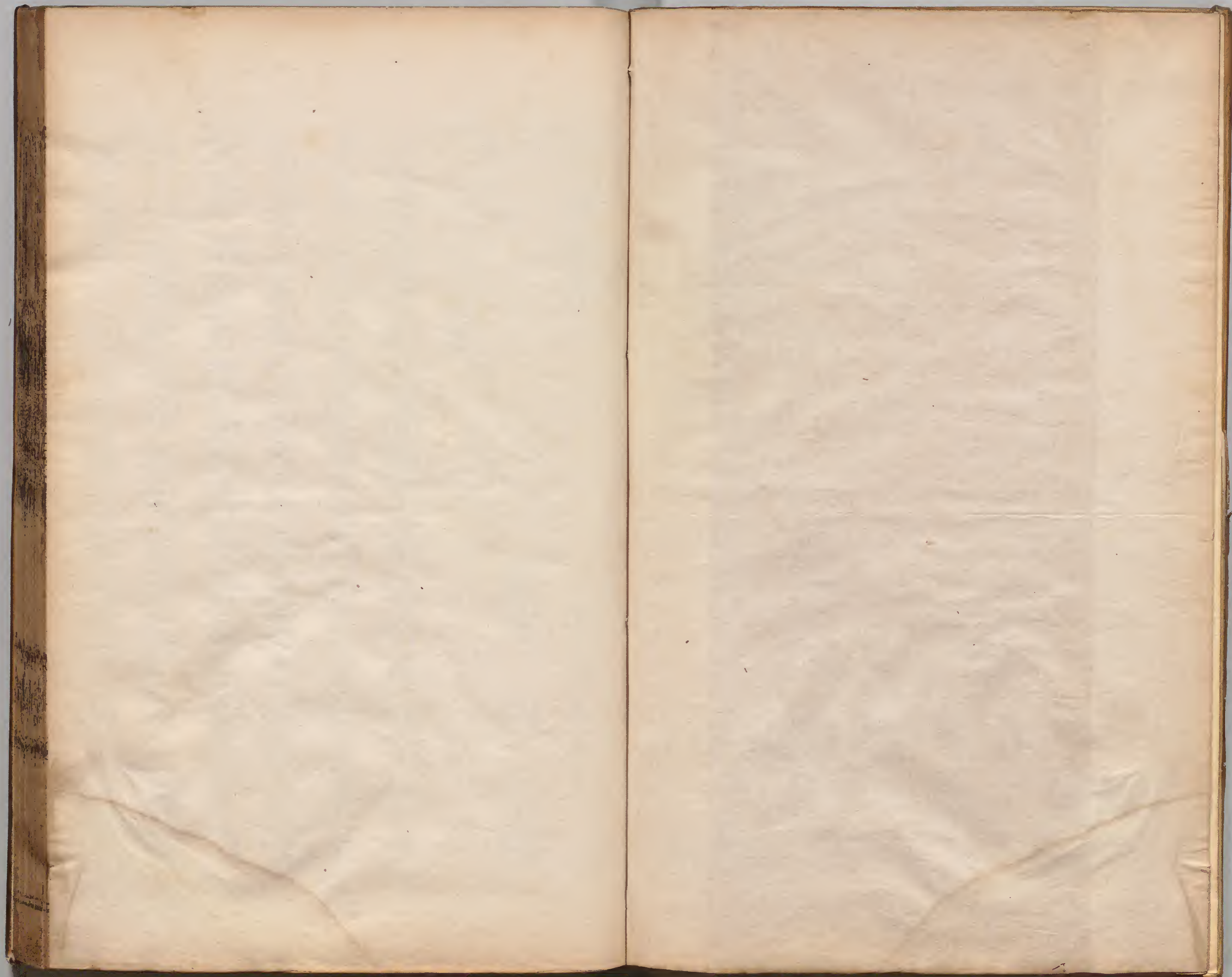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46
冊數	30	(18)
函號	280	29



東 京 圖 書 館				
三	九	四	正	漢書門 史類
〇	七	〇	史	
冊	號	架	函	

漢書門				
		五		
		九		
		四		
		六		
三				
冊	架	函	號	類

三史百十五



列傳第十一

宋書五十五

臣沈約新撰

宗室

長沙景王道憐高祖中弟也初為國子學生謝  
琰為徐州命為從事史高祖克京城進平京邑  
道憐常留家侍慰太后相玄走大將軍武陵王  
遵承制除貞外散騎侍郎尋遷建威將軍南彭  
城內史時北青州刺史劉該反引索虜為援清  
河陽平二郡太守孫全聚眾應之義熙元年索

萬曆二十二年

天書傳卷二十一

一

虜托跋開遣僞豫州刺史索度真大將軍斛斯  
蘭寇徐州攻相縣執鉅鹿太守賀申進圍寧朔  
將軍羊穆之於彭城穆之告急道憐率衆救之  
軍次陵柵斬全進至彭城真蘭退走道憐率寧  
孟龍驤將軍孔隆及穆之等追真蘭走奔相城  
又追躡至允水溝斬劉該虜衆見殺及赴水死  
略盡高祖鎮京口進道憐號龍驤將軍又領堂  
邑太守戍石頭明年加使持節監征蜀諸軍事  
率冠軍將軍劉敬宣等伐譙縱而文處茂温祚

據險不得進故不果行以義勲封新興縣五等  
侯四年代諸葛長民爲并州刺史義昌太守將  
軍內史如故猶戍石頭時鮮卑侵逼自彭城以  
南民皆保聚山陽淮陰諸戍並不復立道憐請  
據彭城以漸脩剗朝議以彭城縣遠使鎮山陽  
進號征虜將軍督淮北軍都事北東海太守并  
州刺史義昌太守如故以破索度真功封新淦  
縣男食邑五百戶從高祖征廣固常爲軍鋒及  
城陷慕容超將親兵突圍走道憐所部獲之加

使持節進號左將軍七年解并州加北徐州刺史移鎮彭城八年高祖伐劉毅徵爲都督兗青二州晉陵京口淮南諸軍都事兗青州刺史持節將軍太守如故還鎮京口九年甲仗五十人入殿以廣固功改封竟陵縣公食邑千戶滅先封戶邑之半以賜次子義宗十一年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明年討司馬休之道憐監留府事甲仗百人入殿江陵平以爲都督荆湘益秦寧梁維七州諸軍驃騎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鎮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北府文武悉配之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止施爲多諸鄙拙高祖雖遣將軍佐輔之而貪縱過甚畜聚財貨常若不足去鎮之日府庫爲之空虛高祖平定三秦方思外路徵道憐還爲侍中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守尚書令徐兗二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元興元年解尚書令進位司空出鎮京口高祖受命進位太尉封長沙王食邑五千戶持節侍

中都督刺史如故永初二年朝正入住殿省先是廬陵王義真爲揚州刺史太后謂上曰道憐豈汝布衣兄弟故宜爲揚州上曰寄奴於道憐豈有所惜揚州根本所寄事務至多非道憐所了太后曰道憐年出五十豈當不如汝十歲兒邪上曰車士雖爲刺史事無大小悉由寄奴道憐年長不親其事於聽望不足太后乃無言車士義真小字也三年春高祖不豫加班劔三十人時道憐入朝留司馬陸仲元居守刀達子彌爲

亡命率數十人入京城仲元擊斬之先是府史陳悅告彌有異謀至是賜錢二十萬除縣令五月宮車晏駕道憐疾患不堪臨喪六月薨年五十五追贈太傅持節侍中都督刺史如故祭禮依晉太宰安平王故事鸞輅九旒黃屋左纛輶輶輓歌二部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劔百人太祖元嘉九年詔曰古者明王經國司勳有典平章以馭德刑班瑞以疇功烈銘徽庸於鼎彝配祫祀於清廟是以從饗先王義存商誥祭於

大蒸禮著周典自漢迄晉世崇其文王猷既昭  
幽顯咸秩先皇經緯天地撥亂受終駿命爰集  
光宅區宇雖聖明淵運三靈允協抑亦股肱翼  
亮之勤祈父宣力之効故使持節侍中都督南  
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京口諸軍事太傅南徐  
兗二州刺史長沙景王故侍中大司馬臨川烈  
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侍中衛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華容縣開國  
公弘使持節兼南康太守豫州西陽新

蔡晉熙四郡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江州刺史永脩縣開國公道濟故將軍青州刺  
史龍陽縣開國侯鎮惡或履道廣流秉德沖邈  
或雅量高劭風鑒明遠或識唯知正才略開邁  
咸文德以熙帝載武功以隆景業固以侔蹤姬  
旦方軌伊邵者矣朕以寡德纂戎鴻緒每惟道  
勲思遵令典而太常未銘從祀尚闕鑒寐欽屬  
永言深懷便宜敬是前式憲茲嘉禮勒功天府  
配祭廟庭俾示徽章垂美長世茂績遠猷永傳



不朽道憐六子義欣義慶義融義宗義賓義綦  
義欣嗣爲負外散騎侍郎不拜歷中領軍征虜  
將軍青州刺史魏郡太守將軍如故戍石頭元  
嘉元年進號後將軍加散騎常侍三年以本號  
爲南兗州刺史七年到彥之率大衆入河義欣  
進彭城爲衆軍聲援彥之退敗青齊搔擾將佐  
慮寇大至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堅志不動遷  
使持節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豫州刺史將軍  
如故給鼓吹一部鎮壽陽于時土境荒毀人民

彫散城郭頽敗盜賊公行義欣綱維補緝隨宜  
經理劫盜所經立討誅之制境內畏服道不拾  
遺城府庫藏竝皆完實遂爲盛藩疆鎮時淮西  
江北長吏悉叙勞人武夫多無政術義欣陳之  
曰江淮左右土壻民踈頃年以來荐飢相襲百  
城彫弊於今爲甚綏牧之宜必俟良吏勞人武  
士不經政術統內官長多非才授東南殷實猶  
或簡能況賓接荒垂而可輯粲頓闕願勅選部  
必使任得其人庶得不勞而治芍陂良田萬餘

頃堤堰久壞秋夏常苦旱義欣遣諮議參軍殷  
肅循行脩理有舊溝引泔水入陂不治積久樹  
木榛塞肅伐木開榛水得通注旱患由是得除  
十年進號鎮軍將軍進監爲都督十一季夏入  
朝太祖厚加恩禮十六年薨時年三十六追贈  
散騎常侍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都督  
刺史如故謚曰成王子悼王瑾字彥瑜官至太  
子屯騎校尉三十年爲元凶所殺世祖即位追  
贈散騎常侍子粲早夭粲弟纂字元績嗣官至

步兵校尉順帝昇明二年薨會齊受禪國除璜  
弟祗字彥期大明中爲中書郎太宰江夏王義  
恭領中書監服親不得相臨表求解職世祖詔  
曰昔二王兩謝俱至崇禮自今三臺五省悉同  
此例太宗初爲南兗州刺史都官尚書謀應晉  
安王子勛爲逆伏誅祗弟楷祕書郎爲元凶所  
殺追贈通直郎楷弟瞻晉安太守與子勛同逆  
伏誅瞻弟韞字彥文步兵校尉宣城太守子勛  
爲亂大衆屯據鵲尾攻逼宣城于時四方牧守

莫不同逆唯韞棄郡赴朝廷太宗嘉其誠以為  
 黃門郎太子中庶子侍中加荆湘州南兗州刺  
 史吳興太守侍中領左軍將軍又改領驍騎將  
 軍撫軍將軍雍州刺史侍中領右衛將軍改領  
 左衛將軍散騎常侍中領軍昇明二年謀反伏  
 誅韞人才凡鄙以有宣城之勲特為太宗所寵  
 在湘州及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  
 常自披玩嘗以此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  
 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像問曰此何人而

在輦上韞曰此正是我其庸底如此韞弟弼武  
 昌太守亦與子勛同逆伏誅弟鑿負外散騎侍  
 郎蚤卒鑑弟勳字彥餘侍中吳興太守後廢帝  
 元徽元年卒勳弟顥字彥明侍中左衛將軍冠  
 軍將軍吳興太守未拜元徽四年卒追贈右將  
 軍顥弟述東陽太守黃門郎與從弟秉同逆事  
 敗走白山追禽伏誅義欣弟義慶出繼臨川烈  
 武王道規義慶弟義融末初元年封桂陽縣侯  
 食邑千戶凡王子為侯者食邑皆千戶義融歷

侍左衛軍領太子中庶子五兵尚書領軍有質  
榦善於用短楯元嘉十八年卒追贈車騎將軍  
諡曰恭侯子孝侯覬嗣官至太子翊軍校尉爲  
元凶所殺世祖即位追贈散騎常侍無子弟襲  
以子晃繼封昇明二年與貞外散騎侍郎安成  
戢仁祖荒人王武連羽林副彭元儁等謀反國  
除襲字茂德太子舍人安成太守晉安王子勛  
爲逆襲據郡距之勛遣軍攻圍不能下太宗嘉  
之以爲郢州刺史封建陵縣侯食邑五百戶建

陵縣屬蒼梧郡以道遠改封臨澧縣侯太始六  
年卒於中護軍追贈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諡  
曰忠侯襲亦庸郤在郢州暑月露暉上聽事網  
紀正伏閣恠之訪問乃知襲子晃嗣昇明二年  
改封東昌縣侯與兄晃俱伏誅襲弟彪祕書郎  
弟寔太子舍人並蚤卒寔弟爽海陵太守義融  
弟義宗幼爲高祖所愛字曰伯奴賜爵新淪縣  
男永初元年進爵爲侯歷黃門侍郎太子左衛  
率元嘉八年坐門生杜德靈放橫打人還第內

藏義宗隱蔽之免官德靈雅有姿色為義宗所  
愛寵本會稽郡吏謝方明為郡方明子惠連愛  
幸之為之賦詩十餘首乘流遵歸渚篇是也又  
為侍中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南兗  
州刺史二十一年卒追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  
諡曰惠侯愛士樂施兼好文籍世以此稱之子  
懷侯玠嗣琅邪秦郡太守為元凶所殺追贈散  
騎常侍無子弟秉以子承繼封秉字彥節初為  
著作郎歷羽林監越騎校尉中書黃門侍郎太

宗泰始初為侍中頻徙左衛將軍丹陽尹太子  
詹事吏部尚書時宗室雖多材能甚寡秉少自  
砥束甚得朝野之譽故為太宗所委五年出為  
前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不拜還復本任復  
為侍中守秘書監領太子詹事未拜遷使持節  
都督南徐兗豫青冀諸軍事後將軍南  
徐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後廢帝即位改都督鄆  
州豫州之西陽司州之義陽二郡諸軍事鄆州  
刺史持節常侍如故未拜留為尚書左僕射參

選元徽元年領吏部加兵五百人尋領衛尉辭不拜桂陽王休範爲逆中領軍劉劭出守石頭秉權兼領軍將軍所給加兵自隨入殿二年加散騎常侍丹陽尹解吏部封當陽縣侯食邑千戶與齊王袁粲褚淵分日入直決機事四年遷中書令加撫軍將軍常侍尹如故順帝即位轉尚書令中領軍將軍如故時齊王輔政四海屬心秉知鼎命有在密懷異圖袁粲鎮石頭不識天命沈攸之舉兵反齊王入屯朝堂粲潛與秉

及諸大將黃回等謀欲作亂本期夜會石頭日乃舉兵秉素懼騷動擾不自安再舖後便自丹陽郡車載婦女盡室奔石頭部曲數百赫奕滿道旣至見粲粲驚曰何遽便來事今敗矣秉曰今得見公萬死亦何恨從弟中領軍韞直在省內與直閭將軍卜伯興謀其夜共攻齊王會秉去事覺齊王夜使驍騎將軍王敬則收韞韞已戒嚴敬則率壯士直前韞左右皆披靡因殺之伯興亦伏誅粲敗秉踰城出走於額檐湖見

擒與二子承侯並死秉時年四十五秉妻蕭氏  
思話女也元徽中朝廷危殆妻常懼禍敗每謂  
秉曰君富貴已足故應爲兒子作計年垂五十  
殘生何足恡邪秉不能從秉弟謨奉朝請謨弟  
遐字彥道亦奉朝請負外散騎侍郎與嫡母殷  
養女雲敷私通殷每禁之殷暴病卒未大殮口  
鼻流血疑遐潛加毒害爲有司所糾世祖徙之  
始安郡永光中得還太宗世歷黃門侍郎都官  
尚書吳郡太守兄秉旣死齊王遣誅之遐人才

甚凡自諱名常對賓客曰孝武無道枉我殺母  
其頑駭若此秉當權遐累求方伯秉曰我在用  
汝作州於聽望不足遐曰富貴時則云不可相  
關從坐之日爲得免不至是果死焉義宗弟義  
賓元嘉二年封新野縣侯六年以新野荒敝改  
封興安縣侯黃門郎祕書監左衛將軍位至輔  
國將軍徐州刺史二十五年卒追贈後將軍謚  
曰肅侯子惠侯綜嗣卒子憲嗣昇明二年齊受  
禪國除綜弟琨晉平太守義賓弟義綦元嘉六

年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知每爲始興王濬兄弟所戲弄濬常謂義綦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綦曰下官初不識何忽見苦其庸塞可笑類若此歷右衛將軍湘州刺史孝建二年卒贈平南將軍謚曰僖侯子長猷嗣官至步兵校尉昇平三年卒齊受禪國除

臨川烈武王道規字道則高祖少弟也少倜儻有大意高祖竒之與謀桓玄時桓玄鎮廣陵以爲征虜中兵參軍高祖克京城道規亦以其日與劉毅孟昶共斬弘收衆濟江進平京邑玄敗走晉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以道規爲振武將軍義昌太守與劉毅何無忌追玄玄西走江陵留郭鈐何澹之等固守盆口義軍旣至賊列艦距之澹之空設羽儀旗幟於一舫而別在它船無忌欲攻羽儀所在衆悉不同曰澹之必不在此舫雖得無益也無忌曰澹之不在此舫固不須言也旣不在此則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



必可禽也禽之之日彼必以爲失其軍主我徒  
咸謂已得賊帥我勇而彼懼懼而薄之破之必  
矣道規喜曰此名計也因往彼攻之卽禽此舫  
因鼓譟倡曰已斬何澹之賊徒及義軍竝以爲  
然因縱兵賊衆奔敗卽克盆口進平尋陽因復  
馳進遇玄於崢嶸洲道規等兵不滿萬人而玄  
戰士數萬衆並憚之欲退還尋陽道規曰不可  
彼衆我寡強弱異勢今若畏懦不進必爲所乘  
雖至尋陽豈能自固玄雖竊名雄豪內實懼怯

加已經奔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陳將雄者克昔  
光武昆陽之戰曹操官渡之師皆以少制多共  
所聞也今雖才謝古人豈可先爲之弱因麾衆  
而進毅等從之大破玄軍郭鈗與玄單舸走江  
陵不復能守欲入蜀爲馮遷所斬義軍遇風不  
進桓謙桓振復據江陵毅畱巴陵道規與無忌  
俱進攻桓謚於馬頭桓蔚於寵洲皆破之無忌  
欲乘勝直造江陵道規曰兵法屈申有時不可  
苟進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爲竭力振勇冠三

軍難與爭勝且可頓兵銳徐以計策縻之不憂  
不克也無忌不從果爲振所敗乃退還尋陽繕  
治舟甲復進軍夏口僞鎮軍將軍馮該戍夏口  
東岸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城輔國將軍桓仙  
客守偃月壘於是毅攻魯城道規無忌攻偃月  
並克之生禽仙客山圖其夕該遁走進平巴陵  
謙振遣使求割荆江二州奉歸晉帝不許會南  
陽太守魯宗之起義攻襄陽僞雖州刺史桓蔚  
走江陵宗之進至紀南振自往距之使桓謙留

守時毅道規已次馬頭馳往襲謙奔走即日去  
江陵城振大破宗之而歸聞城已陷亦走無忌  
翼衛天子還京師道規留夏口江陵之平也道  
規推毅爲元功無忌爲次功自居其末進號輔  
國將軍督淮北諸軍事并州刺史義昌太守如  
故時荊州湘江豫猶多桓氏餘燼往往屯結復  
以本官進督江州之武昌荊州之江夏隨郡義  
陽綏安豫州之西陽汝南潁川新蔡九郡諸軍  
事隨宜剪撲皆悉平之以義勲封華容縣公食

邑三千戶遷使持節都督荆寧秦梁雒六州司  
州之河南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將  
軍如故辭南蠻以授殷叔文叔文被誅乃復還  
領善於爲治刑政明理士民莫不畏而愛之劉  
敬宣征蜀不克道規以督統降爲建威將軍盧  
循寇逼京邑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及揚武將軍  
檀道濟廣武將軍到彥之等赴援朝廷至尋陽  
爲賊黨荀林所破循即以林爲南蠻校尉分兵  
配之使乘勝伐江陵揚擊云徐道覆已克京邑  
而桓謙自長安入蜀譙縱以謙爲荊州刺史厚  
加資給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寇江陵正與林會  
林屯江津謙軍枝江二寇交逼分絕都邑之間  
荆楚旣桓氏義舊並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  
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  
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  
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雒州刺史  
魯宗之率衆數千自襄陽來赴或謂宗之未可  
測道規乃單馬迎之宗之感悅衆議欲使檀道

濟到彥之與宗之共擊道規曰盧循攤隔中流  
扇張同異桓謙荀林叟相首尾人懷危懼莫有  
固心成敗之機在此一舉非吾自行其事不決  
乃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率諸軍攻謙諸將佐  
皆固諫曰今遠出討謙其勝難必荀林近在江  
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差  
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諸君不識兵機耳荀林愚  
豈無它奇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  
謙往至便克沈疑之間已自還反謙敗則林破

膽豈暇得來且宗之獨守何爲不支數日解南  
蠻校尉印以授咨議參軍劉遵馳往攻謙水陸  
齊進謙大敗單舸走欲下就林追斬之還至浦  
口林又奔散劉遵率軍追林至巴陵斬之初謙  
至枝江江陵士庶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咸欲  
謀爲內應至是參軍曹仲宗檢得之道規悉焚  
不視衆於是大安進號征西將軍先是桓歆子  
道兒逃於江西出擊義陽郡與盧循相連結循  
使蔡猛助之道規遣參軍劉基破道兒於大薄

臨陳斬猛徐道覆率衆三萬奄至破冢魯宗之  
已還襄陽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平京  
師遣道覆上爲刺史江漢士庶感焚書之恩無  
復貳志道規使劉遵爲游軍自距道覆於豫章  
口前驅失利道規壯氣愈厲激揚三軍遵自外  
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  
單舸走還盆口初使遵爲游軍衆咸云今疆敵  
在前唯患衆少不應割削見力置無用之地及  
破道覆果得游軍之力衆乃服焉遵字慧明臨

淮海西人道規從母兄蕭氏舅也官至右將軍  
宣城内史淮南太守義熙十年卒追贈撫軍將  
軍追封監利縣侯食邑七百戶道規進號征西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固辭俄而  
寢疾改授都督豫章江二州揚州之宣城淮南  
廬江歷陽安豐堂邑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持  
節常侍將軍如故以疾不拜八年閏月薨于京  
師時年四十三追贈侍中司徒加班劍二十人  
謚曰烈武公平桓謙功進封南郡公邑五千戶

高祖受命贈大司馬追封臨川王食邑如先道  
規無子以長沙景王第二子義慶爲嗣初太祖  
少爲道規所養高祖命紹焉咸以禮無二繼太  
祖還本而定義慶爲荊州廟主當隨往江陵太  
祖詔曰褒崇道勲經國之盛典尊親追遠因心  
之所隆故侍中大司馬臨川烈武王體道欽明  
至德淵邇獻哲自天孝友光備爰始協規則翼  
贊景業陵威致討則克而梟鯨逮妖逆交侵方  
難孔棘勢踰累碁人無固志王神暮獨運靈武

宏發輯寧內外誅覆羣凶固已化被江漢勲高  
微管遠猷侔於二南英雄邁於兩獻者矣朕幼  
蒙殊愛德廕特隆豐恩慈訓義深情戚永惟仁  
範感慕纏懷今當擁移寢祐初祀西夏思崇嘉  
禮式備徽章庶以昭宣風度允副幽顯其追崇  
丞相加殊禮鸞輅九旒黃屋左纛給節錢前後  
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侍中如故及長沙  
太妃檀氏臨川太妃曹氏後薨祭皆給鸞輅九  
旒黃屋左纛輜輶車挽歌一部前後部羽葆鼓

吹虎賁班劔百人義慶幼爲高祖所知常曰此我家豐城也年十三襲封南郡公除給事不拜義熙十二年從伐長安還輔國將軍北青州刺史未之任徙督豫州諸軍豫州刺史復督淮北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竝如故永初元年襲封臨川王徵爲侍中元嘉元年轉散騎常侍祕書監徙度支尚書遷丹陽尹加輔國將軍常侍竝如故時有民黃初妻趙殺子婦遇赦應徙送避孫讎義慶曰案周禮父母之仇避之海外雖遇

市朝闕不反兵苦以莫大之寃理不可奪含戚枕戈義許必報不至於親戚爲戮骨肉相殘故道垂常憲記無定准求之法外裁以人情且禮有過失之宥律無讎祖之文況趙之縱暴本由於酒論心卽實事盡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讎臣謂此孫忍愧銜悲不違子義共天同域無虧孝道六年加尚書左僕射八年太白星犯右執法義慶懼有災禍乞求外鎮太祖詔譬之曰玄象茫昧旣難可了且史家諸占各有異同兵

星王時有所干犯乃主當誅以此言之益無懼也鄭僕射亡後左執法嘗有變王光祿至今平安日蝕三朝天下之至忌晉孝武初有此異彼庸主耳猶竟無他天道輔仁福善謂不足橫生憂懼兄與後軍各受內外之任本以維城表裏經之盛衰此懷實有由來之事設若天必降災寧可千里逃避邪旣非遠者之事又不知吉凶定所若在都則有不測去此必保利貞者豈敢苟違天邪義慶固求解僕射乃許之加中書令

進號前將軍常侍尹如故在京尹九年出爲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諸軍平西將軍荊州刺史荊州居上流之重地廣兵彊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使諸子居之義慶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性謙虛始至及去鎮迎送物竝不受十二年普使內外羣官舉士義慶上表曰詔書疇咨羣司延及連牧旌賢仄陋拔善幽遐伏惟陛下惠哲光宣經緯明遠皇階藻曜風猷日昇而猶詢衢室之令典遵明臺之



叡訓降淵慮於管庫紆聖思乎版築故以道邈  
往載德高前王臣敢竭虛闇祗承明旨伏見前  
臨沮令新野庾寔秉真履約愛敬淳深昔在母  
憂毀瘠過禮今惟父疚泣血有聞行成閨庭孝  
著隣黨足以敦化率民齊教軌俗前徵奉朝請  
武陵龔祈恬和平簡貞潔純素潛居研志耽情  
墳籍亦足鎮息頽競獎勗浮動處士南郡師覺  
才學明敏操介清脩業均井渫志固冰霜臣往  
年辟爲州祭酒未汙其慮若朝命遠暨玉帛遐

臻異人間出何遠之有義慶留心撫物州統內  
官長親老不隨在官舍者年聽遣五吏餉家先  
是王弘爲江州亦有此制在州八年爲西土所  
安撰徐州先賢傳十卷奏上之又擬班固典引爲典叙  
以述皇代之美十六年改授散騎常侍都督江  
州之西陽晉熙新蔡三郡諸軍事衛將軍江州  
刺史持節如故十七年即本號都督南兖州徐  
兖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尋加開府  
儀同三司爲性簡素寡嗜欲愛好文義才詞雖

不多然足爲宗室之表受任歷藩無浮淫之過  
唯晚節奉養沙門頗致費損少善騎乘及長以  
世路艱難不復跨馬招聚文學之士近遠必至  
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爲衛軍諮  
議參軍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竝  
爲辭章之美引爲佐史國臣太祖與義慶書常  
加意斟酌鮑照字明遠文辭贍逸嘗爲古樂府  
文甚適麗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爲美瑞照  
爲河清頌其序甚工其辭曰臣聞善談天者必

徵象於人工言古者先考績於今鴻犧以降遐  
哉邈乎鏤山岳彫篆素昭德衆勛可謂多矣而  
史編唐堯之功載格于上下樂登文王之操稱  
於昭于天素狐玄王聿彰符命朴牛大蠙爰定  
祥曆魚鳥動色禾雉興讓皆物不盈皆而美溢  
金石詩人於是不作頌聲爲之而寢庸非惑歟  
自我皇宋之承天命也仰符應龍之精俯協河  
龜之靈君圖帝寶粲爛瑰英固業光曩代事華  
前德矣聖上天飛踐極迄茲二十四載道化周

流玄澤汪濊地平天成上下含熙文同軌通表  
裏禔福燿德中區黎庶知讓觀英遐表夷貉懷  
惠卹勤秩禮罷露臺之金紆國振民傾鉅橋之  
粟約違迫脅奢去泰甚燕無留飲畋不盤樂物  
色異人優游據正顯不失心幽無怨氣精炤日  
月事洞天情故不勞杖斧之臣號令不嚴而自  
肅無辱鳳舉之使靈怪不召而自彰萬里神行  
颯塵不起農商野廬邊城偃櫛冀馬南金填委  
內府馴象西爵充羅外囿阿統綦組之饒衣覆

宗國漁鹽杞梓之利傍贍荒遐士民殷富五陵  
既有慙德宮宇宏麗三川莫之能比閭閻有盈  
歌吹無絕朱輪疊轍華冕重肩豈徒世無窮人  
民獲休息朝呼韓罷酤鐵而已哉是以嘉祥累  
仍福應尤盛青丘之狐丹穴之鳥栖阿閣遊禁  
園金芝九莖木木六仞秀銅池發膏畝宜以協  
調律呂謁薦郊廟煙霏霧集不可勝紀然而聖  
上猶昧日夙興若有望而未至閔規遠圖如有  
追而莫及神明之貺推而弗居也是以琬碑鏤

檢盛典蕪而不治朝神省方大化抑而未許崇  
文協律之士蘊僊頌於外坐朝陪宴之臣懷揄  
揚於內三靈佇睠九壤注心既有日矣歲宮乾  
維月躔蒼陸長河巨濟異源同清澄波萬壑潔  
瀾千里斯誠曠世偉觀昭啓皇明者也語曰影  
從表瑞從德此其効焉宣尼稱鳳鳥不至河不  
出圖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皆傷不可見也  
然則古人所不見者今殫見之矣孟軻曰千載  
一聖是旦暮也豈不大哉夫四皇六帝樹聲長

世大寶也澤浸羣生國富刑清鴻德也制禮裁  
樂惇風遷俗文教也誅箠逋羯東顧絳闕武功  
也鳴鳥躍魚滌穢河渠至祥也大寶鴻德文教  
武功其崇如此幽明協贊民祇與能厥應如彼  
唯天爲大堯實則之皇哉唐哉疇與爲讓抑又  
聞之勢之所覃者淺則美之所傳者近道之所  
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功韙命潤色  
勝策盛德形容藻被歌頌察之上代則奚斯吉  
甫之徒鳴玉鑾於前視之中古則相如王褒之

屬施金羈於後絕景揚光清埃繼路班固稱漢成之世奏御者千有餘篇文章之盛與三代同風由是言之斯廼臣子舊職國家通義不可輟也臣雖不敏寧不勉乎世祖以照為中書舍人上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頊為荊州照為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子頊敗為亂兵所殺義慶在廣陵有疾而白虹貫城野麇入府心甚惡之固陳武還太祖許解州以

本號還朝二十一年薨於京邑時年四十二追贈侍中司空謚曰康王子哀王燁字景舒嗣官至通直郎為元凶所殺追贈散騎常侍子綽字子流嗣官至步兵校尉昇明三年反伏誅國除綽弟綰早卒燁弟衍太子舍人衍弟鏡宣城太守鏡弟穎前將軍穎弟倩南新蔡太守遵考高祖族弟也曾祖淳皇曾祖武原令混之弟官至正員郎祖巖海西令父洸子彭城内史遵考始為將軍振武參軍預討盧循封鄉侯自

建威將軍彭城內史隨高祖北伐時高祖諸子  
竝弱宗室唯有遵考長安平定以督并州司州  
之北河東北平陽北雍州之新平安定五郡諸  
軍事輔國將軍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坂  
關中失守南還除游擊將軍遷冠軍將軍晉帝  
遜位居秣陵宮遵考領兵防衛高祖初即大位  
下推恩之詔曰遵考服屬之親國戚未遠宗室  
無多宜蒙寵爵可封營浦縣侯食邑五百戶以  
本號爲彭城沛二郡太守景平元年遷右衛將

軍元嘉二年出爲征虜將軍淮南太守明年轉  
使持節領護軍入直殿省出爲使持節督雍梁  
南北秦四州荊州之南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  
六郡諸軍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  
新野二郡太守遵考爲政嚴暴歛無節五年  
爲有司所糾上不問赦還都七年除太子右衛  
率加給事中明年督南徐兗州之江北淮南諸  
軍事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領廣陵太守又徵  
爲侍中領後軍將軍徙太常九年遷右衛將軍

加散騎常侍十二年坐厲疾不待對免常侍以  
疾領右衛明年復本官十五年又領徐州大中  
正太子中庶子本官如故其年監徐兗二州豫  
州之梁郡諸軍事前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未之  
鎮留爲侍中領左衛將軍明年出爲使持節監  
豫司雍并四州南豫州之梁郡弋陽馬頭荊州  
之義陽四郡諸軍事前將軍豫州刺史領南梁  
郡太守二十一年坐 內旱百姓饑詔加賑給  
而遵考不奉符旨免官起爲散騎常侍五兵尚

書遷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二十五年徵爲領  
軍二十七季索虜南至瓜步率軍出江上假節  
置三十季復出爲使持節監豫州刺史元凶弒  
立進號安西將軍遣外監徐安期仰捷祖防守  
之遵考斬安期等起義兵應南譙王義宣義宣  
加遵考鎮西將軍夏疾獻率衆至瓜步承侯世  
祖又坐免官孝建元季魯爽臧質反起爲征虜  
將軍率衆屯臨沂縣仍除吳興太守明季徵爲  
湘州刺史未行遷尚書左僕射三季轉丹陽尹

加散騎常侍復爲尚書右僕射領太子右衛率  
明季又除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五季復遷尚  
書右僕射金紫光祿大夫常侍如故明季轉左  
僕射常侍如故又領徐州刺史大中正崇憲太  
僕前廢帝即位遷特進右光祿大夫常侍太僕  
如故景和元季出督南豫州諸軍事安西將軍  
南豫州刺史太宗即位以爲侍中特進右光祿  
大夫領崇憲太僕給親侍三十人崇憲太后崩  
太僕解餘如故泰始五年賜几杖太官四時賜  
珍味疾病太醫給藥固辭几杖後廢帝即位進  
左光祿大夫餘如故元徽元年卒時季八十二  
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謚  
曰元公遵考無才能直以宗室不遠故歷朝顯  
遇季老有疾失明子澄之順帝昇明末貴達澄  
之弟琨之爲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誕作亂以爲  
中兵參軍不就繫繫數十日終不受乃殺之追  
贈黃門郎詔吏部尚書謝莊爲之誄遵考從弟  
思考亦被遇歷朝官極清顯爲豫章會稽太守



益徐州刺史凡經十郡三州泰始元季卒於散  
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時年七十五追贈特進  
常侍光祿如故

史臣曰餘妖內侮偏衆西臨荀桓交逼荆楚之  
勢危矣必使上略未盡一筭或遺則城壤壓境  
上流之難方結敵資三分有二之形北向而爭  
天下則我全勝之道未可或知烈武王覽羣才  
揚盛策一舉而磔勅寇非曰天時抑亦人謀也降年  
不永遂不得與大業始終惜矣哉

列傳第十一

宋書五十一

列傳第十二

宋書五十二

臣沈約新撰

庾悅

王誕

謝景仁 弟述

袁湛 弟豹

褚叔度

庾悅字仲豫潁川陽陵人也曾祖亮晉太尉祖  
義吳國內史父淮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悅少為

衛將軍琅邪王行參軍司馬徙主簿轉右長史  
桓玄輔政領豫州以悅爲別駕從事史遷驍騎  
將軍玄篡位徙中書侍郎高祖定京邑武陵王  
遵承制以悅爲寧遠將軍安遠護軍武陵內史  
以病去職鎮軍府版咨議參軍轉車騎從事中  
郎劉毅請爲撫軍司馬不就遷車騎中軍司馬  
從征廣固竭其誠力盧循逼京都以爲督江州  
豫州之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司州之松滋六郡  
諸軍事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從東道出鄱陽循

遣將英糾千餘人斷五畝嶠悅破之進據豫章  
絕循糧援初毅家在京口貧約過常嘗與鄉曲  
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悅爲司徒右長史暫至  
京要府州僚佐共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  
聞曰身久躡頓營一遊集甚難君如意人無處  
不可爲適豈能以此堂見讓悅素豪徑前不答  
毅語衆人並避之唯毅留射如故悅厨饌甚盛  
不以及毅毅旣不去悅甚不歡俄頃亦退毅又  
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鶩豈能以殘炙見惠悅

又不答盧循平後毅求都督江州以江州內地  
治民爲職不宜置軍府上表陳之曰臣聞天以  
盈虛爲道治以損益爲義時否而政不革民凋  
而事不損則無以救急病於已危拯塗炭於將  
絕自頃戎車屢駕干戈溢境江州以一隅之地  
當逆順之衝力弱民慢而器運所繼自栢玄以  
來驅蹙殘毀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對匹逃亡去  
就不避幽深自非財單力竭無以至此若不曲  
心矜理有所改移則靡遺之歎奄焉必及臣謬

荷增統傷慨兼懷夫設官分職軍國殊用牧民  
以息務爲大武略以濟事爲先今兼而領之蓋  
出於權事因藉旣久遂爲常則江州在腹心之  
中憑接揚豫藩屏所倚實爲重複管胡寇縱逸  
朔馬臨江抗禦之宜蓋出權計以溫嶠明達事  
由一已猶覺其弊論之備悉今江右區區戶不  
盈數十萬地不踰數千里而統司鱗次未獲減  
息大而言之足爲國耻況乃地在無軍而軍府  
猶置文武將佐資費非一豈所謂經國大情揚

湯去火者哉其州郡邊江民戶遼落加以郵亭  
嶮闊畏阻風波轉輸往還常有淹廢又非所謂  
因其所利以濟其弊者也愚謂宜解軍府移治  
豫章處十郡之中厲簡惠之政比及數年可有  
生氣且屬縣凋散亦有所存而役調送迎不得  
休止亦謂應隨宜并減以簡衆費刺史庾悅自  
臨州部甚有恤民之誠但綱維不革自非綱目  
所理尋陽接蠻宜有防遏可即州府千兵以助  
郡戍於是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移鎮豫章

毅以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建威府文武三  
千悉入毅府符攝嚴峻數相挫辱悅不得志疽  
發背到豫章少日卒時年三十八追贈征虜將  
軍以廣固之功追封新陽縣五等男

王誕字茂世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兄也祖恬  
中軍將軍父混太常誕少有才藻晉孝武帝崩  
從叔尚書令珣爲哀策文久而未就謂誕曰猶  
少序節物一句因出本示誕誕攬筆便益之接  
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嗟歎

清拔因而用之襲爵雒鄉侯拜祕書郎瑯邪王  
文學中軍功曹隆安四年會稽王世子元顯開  
後軍府又以誕補功曹尋除尚書吏部郎仍爲  
後軍長史領廬江太守加鎮蠻護軍轉龍驤將  
軍琅邪內史長史如故誕結事元顯嬖人張法  
順故爲元顯所寵元顯納妾誕爲之親迎隨府  
轉驃騎長史將軍內史如故元顯討桓玄欲悉  
誅桓氏誕固陳脩等與玄志趣不同由此得免  
脩誕甥也及玄得志誕將見誅脩爲之陳請又

言脩等得免之由乃徙誕廣州盧循據廣州以  
誕爲其平南府長史甚賓禮之誕久客思歸乃  
說循曰下官流遠在此被蒙殊眷士感知已實  
思報答本非戎旅在此無用素爲劉鎮軍所識  
情味不淺若得北歸必蒙任寄公私際會思報  
厚恩愈於停此空移歲月循甚然之時廣州刺  
史吳隱之亦爲循所拘留誕又曰將軍今留吳  
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但以一  
境不容二君耳於是誕及隱之並得還除負外

散騎常侍未拜高祖請爲太尉諮議參軍轉長  
史盡心歸奉日夜不懈高祖甚委仗之北伐廣  
固領齊郡太守盧循自蔡洲南走劉毅固求追  
討高祖持疑未決誕密白曰公旣平廣固復滅  
盧循則功蓋終古勲無與二如此大威豈可餘  
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耳今旣已  
喪敗不宜復使立功高祖從其說七年以誕爲  
吳國內史母憂去職高祖征劉毅起爲輔國將  
軍誕固辭軍號墨經從行時諸葛長民行太尉

留府事心不自安高祖甚慮之毅旣平誕求先  
下高祖曰長民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  
長民知我蒙公垂眄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爲無  
虞乃可以少安其意高祖笑曰卿勇過賁育矣  
於是先還九年卒時年三十九以南北從征追  
封作唐縣五等侯子詡宋世子舍人早卒  
謝景仁陳郡陽夏人衛將軍晦從叔父也名與  
高祖同諱故稱字祖據太傅安第二弟父允宣  
城内史景仁幼時與安相及爲安所知始爲前

軍行參軍輔國參軍事會稽工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門者唯景仁不知之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遂令謝景仁三十方作著作即玄爲太尉以補行參軍府轉大將軍仍參軍事玄建楚臺以補黃門侍郎及篡位領驍騎將軍景仁博聞強識善叙前言往行玄每與之言不倦也玄出行殷仲文卜範之之徒皆騎馬散從而使景仁陪輦高祖

爲桓脩撫軍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諮事景仁細語悅之因留高祖共食食未辦而景仁爲玄所召玄性促急俄頃之間騎詔續至高祖屢求去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共食豈當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高祖甚感之常謂景仁是太傅安孫及平京邑入鎮石頭景仁與百僚同見高祖高祖目之曰此名公孫也謂景仁曰承制府須記室參軍今當相屈以爲大將軍武陵王遵記室參軍仍爲從事中



郎遷司徒左長史出爲高祖鎮軍司馬領晉陵  
太守復爲車騎司馬義熙五年高祖以內難旣  
寧思弘外略將伐鮮卑朝議皆謂不可劉毅時  
鎮姑熟固止高祖以爲符堅侵境謝太傅猶不  
自行宰相遠出傾動根本景仁獨曰公建桓文  
之烈應天人之心匡復皇祚芟夷姦逆雖業高  
振古而德刑未孚宜推亡固存廣樹威略鮮卑  
密邇疆甸屢犯邊垂伐罪弔民於是乎在平定  
之後養銳息徒然後觀兵洛汭脩復園寢豈有

坐長寇虜縱敵貽患者哉高祖納之及北伐大  
司馬琅邪王天子母弟屬當儲副高祖深以根  
本爲憂轉景仁爲大司馬司馬專總府任右衛  
將軍加給事中又遷吏部尚書時從兄混爲左  
僕射依制不得相臨高祖啟依僕射王彪之尚  
書王劭前例不解職坐選吏部令史邢安泰爲  
都令史平原太守二官共除安泰以令史職拜  
謁陵廟爲御史中丞鄭鮮之所糾白衣領職八  
年遷領軍將軍十一年轉右僕射仍轉左僕射

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淨麗每啖轉啖左右人  
衣事畢即聽一日漱濯每欲啖左右爭來受高  
祖雅相重申以婚姻廬陵王義真妃景仁女也  
十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加  
散騎常侍葬日高祖親臨哭之甚慟與驃騎將  
軍道憐書曰謝景仁殞逝悲痛摧割不能自勝  
汝聞問惋愕亦不可堪其器體淹中情寄實重  
方欲與之共康時務一旦至此痛惜兼深往矣  
柰何當復柰何子恂鄆陽太守恂子稗善吹笙  
官至西陽太守景仁弟純字景懋初爲劉毅豫  
州別駕毅鎮江陵以爲衛軍長史南平相王鎮  
惡率軍襲毅已至城下時毅疾病佐吏皆入參  
承純參承畢已出聞兵至馳還入府左右引車  
欲還外解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欲何之乃入  
及毅兵敗衆散時已暗夜司馬毛脩之謂純曰  
君但隨僕純不從扶兩人出火光中爲人所殺  
純孫沈太宗泰始初爲巴陵王休若衛軍錄事  
參軍山陰令坐事誅述字景先少有志行隨兄

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喪還都行至西塞值  
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之  
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述曰喪舫存沒已應  
有在風波如此豈可小船所冒小郎去必無及  
寧可存亡俱盡邪述號泣答曰若安全至岸當  
須管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  
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  
爲精誠所致也高祖聞而嘉之臨豫州諷中正  
以述爲主簿甚被知器景仁愛其第三弟麒而  
憎述嘗設饌請知高祖希命麒豫坐而高祖召  
述述知非景仁夙意又慮高祖命之請急不從高祖  
馳遣呼述須至乃權及景仁有疾述盡心營視  
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  
景仁深懷感愧轉太尉參軍從征司馬休之封  
吉陽縣五等侯世子征虜參軍轉主簿宋臺尚  
書祠部郎世子中軍主簿轉太子中舍人出補  
長沙內史有惠政元嘉二年徵拜中書侍郎明  
年出爲武陵太守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領南

郡太守先是述從兄曜爲義康長史喪官述代之太祖與義康書曰今以謝述代曜其才應詳練著於歷職故以佐汝汝始親庶務而任重事殷宜寄懷羣賢以盡弼諧之美想自得之不俟吾言也義康入相述又爲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莅官清約私無宅舍義康遇之甚厚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與述爲異常之交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我見謝道兒未嘗足道兒述小字也雍州刺史張邵以贖貨下

廷尉將致大辟述上表陳邵先朝舊勲宜蒙優貸太祖手詔酬納焉述語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將加曲恕吾所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疏迹宣布則爲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前焚之太祖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有力焉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除吳郡太守以疾不之官病差補吳興太守在郡清省爲吏民所懷十二年卒時年四十六喪還京師未至數十里殷景仁劉湛同乘迎赴望船流涕十七年劉

湛誅義康外鎮將行歎曰謝述唯勸吾退劉湛  
唯勸吾進今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太祖  
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三子綜約緯綜  
有才藝善隸書爲太子中舍人與舅范曄謀反  
伏誅約亦坐死緯尚太祖第五女長城公主素  
爲約所憎免死徙廣州孝建中還京師方雅有  
父風太宗泰始中至正員郎中

袁湛字士深陳郡陽夏人也祖耽歷陽太守父  
文質琅邪內史並知名湛少爲從外祖謝安所  
知以其兄子玄之女妻之初爲衛軍行參軍員  
外散騎通直正員郎中軍功曹桓玄太尉奉軍  
事入爲中書黃門侍郎出補桓脩撫軍長史義  
旗建高祖以爲鎮軍諮議參軍明年轉尚書吏  
部郎司徒左長史侍中以從征功封晉寧縣五  
等男出爲高祖太尉長史遷左民尚書徙掌吏  
部出爲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莅政和理爲吏  
民所稱入補中書令又出爲吳國內史秩中二  
千石義熙十二年轉尚書右僕射本州大中正

時高祖北伐湛兼太尉與兼司空散騎常侍尚書范泰奉九命禮物拜授高祖高祖冲讓湛等隨軍至洛陽住柏谷塢泰議受使未畢不拜晉帝陵湛獨至五陵致敬時人美之初陳郡謝重王胡之外孫於諸舅禮敬多闕重子絢湛之甥也嘗於公座陵湛湛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之情絢有愧色十四年卒官時年四十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太祖即位以后父追贈侍中以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

敬公世祖大明三年幸藉田行經湛墓下詔曰故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晉寧敬公外氏尊戚素風簡正歲紀稍積墳塋浸遠朕近巡覽千畝遙瞻松隧緬惟微塵感慕增結可遣使祭少申永懷又增守墓五戶子淳淳子桓卒湛弟豹字士蔚亦爲謝安所知好學博聞多覽典籍初爲著作佐郎衛軍桓謙記室參軍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復爲記室參軍其年丹陽尹孟昶以爲建威司馬歲餘轉司徒左西屬遷劉

毅撫軍諮議參軍領記室毅時建議大田豹上  
議曰國因民以爲本民資食以爲天脩其業則  
教興崇其本則末理實爲治之要道致化之所  
階也不敦其本則末業滋章飢寒交湊則廉耻  
不立當今接篡僞之末值凶荒之餘爭源旣開  
彫薄彌啟榮利蕩其正性賦歛罄其所資良疇  
無側趾之耦比屋有困餒之患中間多故日不  
暇給自卷甲卻馬甫一二年積敝之黎難用况  
振實仁懷之所矜恤明教之所爰發也然斯世

不脩有自來矣司牧之官莫或爲務俗吏庸近  
猶秉常科依勸督之故典迷民情之屢變警猶  
脩隄以防川忘淵丘之改易膠柱於昔弦忽宮  
商之乖調徒有考課之條而無豪分之益不悟  
清流在於澄源止輪由乎高闕患生於本治之  
於末故也夫設位以崇賢䟽爵以命士上量能  
以審官不取人於浮譽則比周道息游者言歸  
游子旣歸則南畝闢矣分職以任務置吏以周  
役職不以無任立吏必以非用省冗散者廢則

萊荒墾矣器以應用商以通財勦靡麗之巧棄  
難得之貨則彫僞者賤穀稼重矣耕耨勤悴力  
殷收寡工商逸豫用淺利深增賈販之稅薄疇  
畝之賦則末技抑而田峻喜矣居位無義從之  
徒在野靡并兼之黨給賜非可恩致力役不入  
私門則游食者反本肆勤自勸游食省而肆勤  
衆則東作繁矣密勿者甄異怠慢者顯罰明勸  
課之令峻糾違之官則嬾惰無所容力田有所  
望力者欣而惰者懼則穡人勸矣凡此數事亦

務田之端趣也莅之以清心鎮之以無欲勗之  
以弗倦翼之以庶謹舍日計之小成期遠致於  
莫歲則澆薄自淳心化有漸矣豹善言雅俗每  
商較古今兼以誦詠聽者忘疲尋轉撫軍司馬  
遷御史中丞鄱陽縣侯孟懷王上母檀氏拜國  
大夫人有司奏許豹以爲婦人從夫之爵懷王  
父大司農綽見居列卿妻不宜從子奏免尚書  
右僕射劉柳左丞徐羨之卽何邵之官詔竝贖  
論孟昶卒豹代爲丹陽尹義熙七年坐使徙上



錢降爲太尉咨議參軍仍轉長史從討劉毅高  
祖遣益州刺史朱齡石伐蜀使豹爲檄文曰夫  
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失仁與義難以求安馮阻  
負釁鮮克有成詳觀自古隆替有數故成都  
世祀華陽無與國日者王室多故夷羿遘紛波  
振塵駭覃及遐裔叢尔譙縱編戶黔首同惡相  
求是崇是長肆反噬於州相播毒害於民黎俾  
我西服隔閔皇澤自義風電靡天光反輝昭誓  
舊物烟燼區宇以庶務草創未遑九伐自尔以  
來奄延十載而野心不革伺隙乘間招聚逋叛  
共相封殖侵擾我蠻獠搖蕩我疆坐我是以有  
治洲之役醜類盡殪匹馬無遺栢謙折首譙福  
鳥逝奔伏窠穴引頸待戮當今北狄露晞南寇  
埃埽朝風載躡庶績其凝康哉之歌日熙比屋  
之隆可詠孤職是經略思一九有眷彼禹跡願  
言載懷奉命西行途戾荆郢瞻望巴漢憤慨交  
深清江源於濫觴澄氛禳於井絡誅叛柔遠今  
也其時即命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精

勇二萬直指成都龍驤將軍熹戎卒三萬進  
自墊江益州刺史朱齡石舟師二萬電曜外水  
分遣輔國將軍索鯨漢中之衆濟自劔道振威  
將軍朱客子提寧州之銳渡瀘而入神兵四臨  
天網宏掩衡翼千里金鼓萬張組甲貝冑景煥  
波屬華夷百濮雲會霧臻以此攻戰誰與爲敵  
況又奉義而行以順而動者哉今三陝之隘在  
我境內非有岑彭荆門之險彌入其阻平衢四  
達實無鄧艾綿竹之艱山川之形抑非曩日攻  
守難易居然百倍當全蜀之疆士民之富子陽  
不能自安於庸楚劉禪不敢竄命於南中荆邯  
折謀伯約挫銳故知成敗有數非可智延此皆  
益土前事當今元龜也盛如盧循疆如容超陵  
威南海跨制北岱樓船萬艘掩江蓋汎鐵馬千  
羣充原塞隰然廣固之攻陸無完雉左里之戰  
水靡全舟或顯戮京畿或傳首萬里故知逆順  
有勢難以力抗斯又目前殷鑑深切著明者也  
梁益人士咸明王化雖驅迫一時本非與主從

之淫虐日月增播刑殺非罪死以澤量而待命  
寇讎之戮斃疆豺狼之吻豈不遡誠南凱延首  
東雲替天有來蘇之幸而一方懷後予之怨至  
者之師以仁爲本舍逆取順爰自三驅齊斧所  
加縱身而已其有衿甲反接自投軍門者一無  
所問士子百姓削肆安堵審擇吉凶自求多祐  
大信之明皦若朝日如其迷復姦邪守愚不改  
火燎孟諸芝艾同爛河決金隄淵丘同體雖欲  
悔之亦將何及九年卒官時年四十一次年以  
參伐蜀之謀追封南昌縣五等子子洵元嘉中  
歷顯官廬陵王紹爲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年少  
未親政洵爲長史潯陽太守行府州事元嘉末  
爲吳郡太守元凶弒立加洵建威將軍置佐史  
會安東將軍隨王誕起義檄洵爲前鋒加輔國  
將軍事平頃之卒追贈征虜將軍諡曰貞子長  
子顛別有傳少子覲好學善屬文有清譽於世  
官至司徒從事中郎武陵內史蚤卒洵弟濯揚  
州秀才蚤卒濯弟淑濯子粲並有別傳

褚叔度河南陽翟人也曾祖裒晉太傅祖歆祕書監父爽金紫光祿大夫長兄秀之字長倩歷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黃門侍郎高祖鎮西長史秀之妹恭帝后也雖晉氏姻戚而盡心於高祖遷侍中出補大司馬右司馬恭帝即位爲祠部尚書本州大中正高祖受命徙爲太常元嘉元年卒官時年四十七秀之弟淡之字仲源亦歷顯官爲高祖車騎從事中郎尚書吏部郎廷尉卿左衛將軍高祖受命爲侍中淡之兄弟竝盡忠事高祖恭帝每生男輒令方便殺焉或誘賂內人或密加毒害前後非一及恭帝遜位居秣陵宮常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慮有酖毒自煮食於牀前高祖將殺不欲遣人入內令淡之兄弟視褚后褚后出別室相見兵人乃踰垣而入進藥於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後會稽郡缺朝議欲用蔡廓高祖曰彼自是蔡家佳兒何關人事可用佛佛淡之小字也乃以淡之爲會稽太守

景平二年富陽縣孫氏聚合門宗謀爲逆亂其  
支黨在永興縣潛相影響永興令羊恂覺其姦  
謀以告淡之淡之不信乃以誣人之罪收縣職  
局於是孫法亮號冠軍大將軍與孫道慶等攻  
沒縣邑即用富陽令顧粲爲令加輔國將軍遣  
僞建威將軍孫道仲孫公喜法殺攻永興永興  
民瀆恭期初與賊同後反善就羊恂率吏民拒  
戰力少退敗賊用縣人許祖爲令恂逃伏江唐  
山中尋復爲賊所得使還行縣事賊遂盤據更  
相樹立遙以劄令司馬文寅爲征西大將軍孫  
道仲爲征西長史孫道覆爲左司馬與公喜法  
殺等建旗鳴鼓直攻山陰淡之自假凌江將軍  
以山陰令陸邵領司馬加振武將軍前負外散  
騎常侍王茂之爲長史前國子博士孔欣前負  
外散騎常侍謝琴之並參軍事召行參軍七十  
餘人前鎮西諮議參軍孔窋子左光祿大夫孔  
季恭子山士在艱中皆起爲將軍遣隊主陳願  
郡議曹掾虞道納二軍過浦陽江願等戰賊遂

摧鋒而前去城二十餘里淡之遣陸邵督帶戟  
公石綝廣武將軍陸允以水軍拒之又別遣行  
參軍瀾恭期率步軍與邵合力淡之率所領出  
次近郊恭期等與賊戰於柯亭大破之賊走還  
永興遣偽寧朔將軍孫倫領五百人攻錢唐與  
縣戍軍建武將軍戰於琦倫敗走還富陽倫因  
反善殺法步帥等十餘人送首京都詔遣殿中  
負外將軍徐卓領千人右將軍彭城王義康遣  
龍驤將軍丘顯率衆五百東討司空徐羨之版

揚州主簿沈嗣之爲富陽令領五百人於吳興  
道東出竝未至而賊平吳郡太守江夷輕行之  
職停吳一宿進至富陽分別善惡執送願徙賊  
餘黨數百家於彭城壽陽青州諸處二年淡之  
卒時年四十五諡曰質子叔度名與高祖同故  
以字行初爲太宰琅邪王參軍高祖車騎參軍  
事司徒左西屬中軍咨議參軍署中兵加建威  
將軍從伐鮮卑盡其誠力盧循攻查浦叔度力  
戰有功循南走高祖版行廣州刺史仍除都督

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栢玄族人開山聚衆謀掩廣州事覺叔度悉平之義熙八年盧循餘黨劉敬道窘迫詣交州歸降交州刺史杜慧度以事言統府叔度以敬道等路窮請命事非欵誠報使誅之慧度不加防錄敬道招集亡命攻破九真殺太守杜章民慧度討平之叔度輒貶慧度號爲奮揚將軍惡不先上爲有司所糾詔原之高祖征劉毅叔度遣三千人過嶠荊州平乃還在任四年廣

營賄貨家財豐積坐免官禁錮終身還至都凡諸舊及有一面之款無不厚加贈遺尋除太尉咨議參軍相國右司馬高祖受命爲右衛將軍高祖以其名家而能竭盡心力甚嘉之乃下詔曰夫賞不遺勤則勞臣增勸爵必疇庸故在功咸達叔度南北征討常管戎要西夏不虔誠箸嶺表可封番禺縣男食邑四百戶尋加散騎常侍永初三年出爲使持節監雒梁南北秦四州之南陽竟陵順陽義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征

虜將軍離州刺史領寧蠻校尉襄陽義成太守  
在任每以清簡致稱景平二年卒時年四十四  
子恬之嗣官至南琅邪太守恬之卒子昭嗣昭  
卒子瑄嗣齊受禪國除叔度第二子寂之著作  
佐郎早卒子授尚太祖第六女琅邪貞長公主  
太宰參軍亦早卒秀之弟湛之字休玄尚高祖  
第七女始安哀公主拜駙馬都尉著作郎哀公  
主薨復尚高祖第五女吳郡宣公主諸尚公主  
皆用世胄不必皆有才能湛之謹實有意幹

故爲太祖所知歷顯位揚武將軍南彭城沛二  
郡太守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侍中左衛將  
軍左民尚書丹陽尹元凶弒逆以爲吏部尚書  
復出爲輔國將軍丹陽尹統石頭戍事世祖入  
伐劭自攻新亭壘使湛之率水師俱進湛之因  
攜二息淵澄輕船南奔淵有一男始生爲劭所  
殺世祖卽位以爲尚書右僕射孝建元年爲中  
書令丹陽尹坐南郡王義宣諸子逃藏郡界建  
康令王興之江寧令沈道源下獄湛之免官禁



宋書傳卷十二  
錮其年復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俄遷侍中左  
衛如故以久疾拜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加金章  
紫綬頃之復為丹陽尹光祿如故尋為尚書左  
僕射以南奔賜爵都鄉侯大明四年卒時年五  
十追贈侍中特進驃騎將軍給鼓吹一部左僕  
射如故諡曰敬侯子淵庶生宣公主以淵有才  
表為嫡嗣淵昇明末為司空

史臣曰高祖雖累棄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流  
無聞焉尔凡此諸子並前代名家莫不望塵請  
職負羈先路將由庇民之道邪

列傳第十二

宋書五十二

列傳第十三

宋書五十三

臣沈約新撰

張茂度 子承

庾登之 弟炳之

謝方明

江夷

張茂度吳郡吳人張良後也名與高帝諱同故稱字良七世孫為長沙太守始遷於吳高祖嘉曾祖澄晉光祿大夫祖彭祖廣州刺史父敞侍

中尚書吳國內史茂度郡上計吏主簿功曹州  
命從事史竝不就琅邪王衛軍參軍負外散騎  
侍郎尚書度支郎父憂不拜服闋爲何無忌鎮  
南參軍頃之出補晉安太守盧循爲寇覆沒江  
州茂度及建安太守孫蚪之竝受其符書供其  
調役循走俱坐免官復以爲始興相郡經賊寇  
解宇焚燒民物凋散百不存一茂度剏立城寺  
死撫傷收集離散民戶漸復在郡一周徵爲  
尉參軍尋轉主簿揚州治中從事史高祖西  
伐劉毅茂度居守留州事悉委之軍還遷中書  
侍郎出爲司馬休之平西司馬河南太守高祖  
將討休之茂度聞知乘輕船逃下逢高祖於中  
路以爲錄事參軍太守如故江陵平驃騎將軍  
道憐爲荊州茂度仍爲咨議參軍太守如故還  
爲揚州別駕從事史高祖北伐關洛復任留州  
事出爲使持節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建武將軍  
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綏靜百越嶺外安之以  
疾求還復爲道憐司馬丁繼母憂服闋除廷尉

轉尚書吏部郎太祖元嘉元年出爲使持節督益寧二州梁州之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之懷寧安固六郡諸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三年太祖討荊州刺史謝晦詔益州遣軍襲江陵晦已平而軍始至白帝茂度與晦素善議者疑其出軍遲留時茂度弟劭爲湘州刺史起兵應大駕上以劭誠節故不加罪被代還京師七年起爲廷尉加奉車都尉領本州中正入爲五

二千石上從容謂茂度曰勿復以西蜀介懷對曰臣若不遭陛下之明墓木拱矣頃之解職還家徵爲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固辭以疾就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茂度內足於財自絕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以爲居止優遊野澤如此者七年十八年除會稽太守素有吏能在郡縣職事甚理明年卒官時年六十七謚曰恭子茂度同郡陸仲元者晉太尉玩曾孫也以事用是知歷清資吏部郎右衛將軍侍中吳郡太守卽

玩洎仲元四世爲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弟  
子真元嘉十年爲海陵太守中書舍人狄當爲  
太祖所信委家在海陵死還葬橋路毀壞不通  
喪車縣求發民脩治子真不許司徒彭城王義  
康聞而善之召爲國子博士司徒左西掾州治  
中臨海東陽太守茂度子演太子中舍人演弟  
鏡新安太守皆有盛名並早卒鏡弟永

永字景雲初爲郡主簿州從事轉司徒上曹參  
軍出補餘姚令人爲尚書中兵郎先是尚書中

條制繁雜元嘉十八年欲加治撰徙永爲刪定  
郎掌其任二十二年除建康令所居皆有稱績  
又除廣陵王誕北中郎錄事參軍永涉獵書史  
能爲文章善隸書曉音律騎射雜藝觸類兼善  
又有巧思益爲太祖所知紙及墨皆自營造上  
每得永表啟輒執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了不及  
也二十三年造華林園玄武湖並使永監統凡  
諸制署皆受則於永徙爲江夏王義恭太尉中  
兵參軍越騎校尉振武將軍廣陵南沛二郡大

守二十八年又除江夏王義恭驃騎中兵參軍  
沛郡如故永既有才能所在每盡心力太祖謂  
堪爲將二十九年以永督冀州青州之濟南樂  
安太原三郡諸軍事揚威將軍冀州刺史督王  
玄謨申坦等諸將經略河南攻碣磔城累旬不  
能拔其年八月七日夜虜開門燒樓及攻車士  
卒燒死及爲虜所殺甚衆永即夜撤圍退軍不  
報告諸將衆軍驚擾爲虜所乘死敗塗地永及  
甲坦並爲統府撫軍將軍蕭思話所收繫於歷  
城獄太祖以屢征無功諸將不可任責永等與  
思話詔曰虜旣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兄  
弟父子自共當之耳言及增憤可以示張永申  
坦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  
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三十年元凶弒  
立起永督青州之東安東莞二郡諸軍事輔國  
將軍青州刺史司空南譙王義宣起義又板永  
爲督冀州青州之濟南安樂太原三郡諸軍事  
輔國將軍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勳之中兵參

軍劉則二軍馳赴國難時蕭思話在彭城義宣  
慮二人不相諧緝與思話書勸與永坦懷又使  
永從兄長史張暢與永書曰近有都信具汝刑  
網之源可謂雖在縲繼而復心無愧矣蕭公平  
厚先無嫌隙見汝翰迹言不相傷何其滔滔稱  
人意邪當今世故艱迫義氣雲起方藉羣賢共  
康時難當遠慕廉藺在公之德近效平勃忘私  
之美忽此蒞芥剋申舊情公亦命蕭示以踈達  
兼令相執共遵此旨事平召爲江夏王義恭大

司馬從事中郎領中兵時使百僚獻讜言永以  
爲宜立諫官開不諱之路講師旅示安不忘危  
世祖孝建元年臧質反遣永輔武昌王渾鎮京  
口其年出爲揚州別駕從事史明年召入爲尚  
書左丞時將士休假年開二番紛紜道路永建  
議曰臣聞開兵從稼前王以之兼隙耕戰遞勞  
先代以之經遠當今化寧萬里文同九服捐金  
走驥於焉自始伏見將士休假多蒙三番程會  
既促裝赴在早故一歲之間四馳遙路或失遽

春耜或違要秋登致使公替常儲家闕舊粟考  
定利害宜加詳改愚謂交代之限以一年爲制  
使征士之念勞未及積遊農之望收功歲成斯  
則王度無騫民業斯植矣從之大明元年遷黃  
門侍郎尋領虎賁中郎將本郡中正三年遷廷  
尉上謂之曰卿旣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湏無  
寃民加寧朔將軍尚書吏部郎司徒右長史尋  
陽王子房冠軍長史四年立明堂永以本官兼  
將作大匠事畢遷太子右衛率七年爲宣貴妃  
殷氏立廟復兼將作大匠轉右衛將軍其年世  
祖南巡自宣城候道東入使永循行水路是歲  
旱塗逕不通上大怒免時上寵子新安王子鸞  
爲南徐州刺史割吳郡度屬徐州八年起永爲  
別駕從事史其年召爲御史中丞前廢帝永光  
元年出爲吳興太守遷度支尚書太宗即位除  
吏部尚書未拜會四方反叛復以爲吳興太守  
加冠軍將軍假節未拜以將軍假節徙爲吳郡  
太守率軍東討又爲散騎常侍太子詹事未拜



遷使持節監青冀幽并四州諸軍事前將軍青  
冀二州刺史統諸將討徐州刺史薛安都累戰  
剋捷破薛索兒等事在安都傳又遷散騎常侍  
鎮軍將軍太子詹事權領徐州刺史又都督徐  
兗青冀四州諸軍事又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徐  
二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時薛  
安都據彭城請降而誠心不款太宗遣永與沈  
攸之以重兵迎之加督前鋒軍事進軍彭城安  
都招引索虜之兵旣至士卒離散永狼狽引軍  
還爲虜所追大敗復值寒雪士卒離散永脚指  
斷落僅以身免失其第四子三年徙都督會稽  
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會稽太守將  
軍如故以北討失律固求自貶降號左將軍永  
痛悼所失之子有兼常哀服制雖除猶立靈座  
飲食衣服待之如生每出行常別具名車好馬  
號曰侍從有事輒語左右報郎君以破薛索兒  
功封孝昌縣侯食邑千戶在會稽賓客有謝方  
童等坐賊下獄死永又降號冠軍將軍四年遷

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之竟陵隨二郡  
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未拜停爲太子詹事  
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六年又加護軍將軍  
領石頭戍事給鼓吹一部七年遷金紫光祿大  
夫尋復領護軍後廢帝卽位進右光祿大夫加  
侍中領安成王師加親信二十人又領本州中  
正出爲吳郡太守秩中二千石侍中右光祿如  
故元徽二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兗徐青冀益五  
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侍中如故永  
少便驅馳志在宣力年雖已老志氣未衰優遊  
閑任意甚不樂及有此授喜悅非常卽日命駕  
還都未之鎮值桂陽王休範作亂永率所領出  
屯白下休範至新亭大桁不守前鋒遂攻南掖  
門永遣人覘賊旣返唱云臺城陷矣永衆於此  
潰散永亦棄軍奔走還先所任南苑以永舊臣  
不加罪止免官削爵永亦愧歎發病三年卒時  
年六十六順帝昇明二年追贈侍中右光祿大  
夫子瓌昇明未達官永弟辯太宗亦見任遇歷

尚書吏部郎廣州刺史大司農辯弟岱昇明末  
吏部尚書

庾登之字元龍潁川陽陵人也曾祖冰晉司空  
祖蘊廣州刺史父廓東陽太守登之少以彊濟  
自立初爲晉會稽王道子太傅參軍義旗初又  
爲高祖鎮軍參軍以預計桓玄功封曲江縣五  
等男參大司馬琅邪王軍事豫州別駕從事史  
大司馬王簿司徒左西曹屬登之雖不涉學善  
於世事王弘謝晦江夷之徒皆相知友轉太尉

王簿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登之擊節驅馳退  
告劉穆之以毋老求郡于時士庶咸憚遠役而  
登之二三其心高祖大怒除更名大軍發後乃  
以補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入爲太子庶子尚書  
左丞出爲新安太守謝晦爲撫軍將軍荊州刺  
史請爲長史南郡太守仍爲衛軍長史太守如  
故登之與晦俱曹氏壻名位本同一旦爲之佐  
意甚不愜到廳牋唯云即日恭到初無感謝之  
言毋入覲見備持箱囊几席之屬一物不具不

坐晦常優容之晦拒王師欲使登之留守登之不許語在晦傳晦敗登之以無任免罪禁錮還家元嘉五年起爲衡陽王義季征虜長史義季年少未親政衆事一以委之尋加南東海太守入爲司徒右長史尚書吏部郎司徒左長史南東海太守府公彭城王義康專覽政事不欲自下厝懷而登之性剛每陳己意義康甚不悅出爲吳郡太守州郡相臨執意無改因其莅任賊世以事免官弟炳之時爲臨川內史登之隨弟

之郡優游自適俄而除豫章太守便道之官登之初至臨川吏民咸相輕侮豫章與臨川接境郡又華太儀迓允赫士人並驚歎焉十八年遷江州刺史疾篤徵爲中護軍未拜二十年卒時年六十二即以爲贈子冲遠太宗鎮姑熟爲衛軍長史卒於豫章太守追贈侍中

炳之字仲文初爲秘書太子舍人劉粹征北長史廣平太守兄登之爲謝晦長史炳之往省之晦時位高權重朝士莫不加敬炳之獨與抗禮

時論偉之爲尚書度支郎不拜出補錢唐令治  
民有績轉彭城王義康驃騎王簿未就徙爲丹楊  
丞炳之旣未到府疑於府公禮敬下禮官博議  
中書侍郎裴松之議曰案春秋桓八年祭公逆  
王后于紀公羊傳曰女在國稱女此其稱王后  
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推此而言則炳之爲吏  
之道定於受命之日矣其辭已成在無外名器  
旣正則禮亦從之且今宰牧之官拜不之職未  
接之民必有其敬者以旣受王命則成君民之  
義故也吏之被勅猶除者受拜民不以未見闕  
其被禮吏安可以未到廢其節乎愚懷所見宜  
執吏禮從之遷司徒左西屬左將軍竟陵王義  
宣未親府板炳之爲諮議參軍衆務悉委焉後  
將軍長沙王義欣鎮壽陽炳之爲長史南梁郡  
太守轉鎮軍長史太守如故出爲臨川內史後  
將軍始興王濬鎮湘州以炳之爲司馬領長沙  
內史濬不之任除南太山太守司馬如故于時  
領軍將軍劉湛協附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而與

僕射殷景仁有隙凡朝士遊殷氏者不得入劉氏之門獨炳之遊二人之間密盡忠於朝廷景仁稱疾不朝見者歷年太祖常令炳之銜命去來湛不疑也義康出藩湛伏誅以炳之爲尚書吏部郎與右衛將軍沈演之俱參機密頃之轉侍中本州大中正遷吏部尚書領義陽王師內外歸附勢傾朝野炳之爲人彊急而不耐煩賓客干訴非理者忿詈形於辭色素無術學不爲與所推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去未出戶輒

令人拭席洗牀時陳郡殷冲亦好淨小吏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之炳之好潔反是冲每以此譏焉領選既不緝衆論又頗通貨賄炳之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泰王客令史周伯齊出炳之宅諮事泰能彈琵琶伯齊善歌炳之因留停宿尚書舊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有八座命亦不許爲有司所奏上於炳之素厚將恕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尚之具陳炳之得失又密奏曰夫爲國爲家

何嘗不謹用前典今苟欲通一人慮非哲王御  
世之長術炳之所行非曖昧而已臣所聞既非  
一旦又往往眼見事如丘山彰彰若此遂縱而  
不糾不知復何以爲治晉武不曰明主斷鬲令  
事遂能奮發華廙見待不輕廢錮累年後起止  
作城門校尉耳若言炳之有誠於國未知的是  
何事政當云與殷景仁不失其舊與劉湛亦復  
不踈且景仁當時事意豈復可蔑朝士兩邊相  
生亦復何限縱有微誠復何足掩其惡今賈充

勲烈晉之重臣雖事業不勝不聞有大罪諸臣  
進說便遠出之陛下聖叡反更遲遲於此炳之  
身上之疊旣自藉藉交結朋黨構扇是非實足  
亂俗傷風諸惡紛紜過於范曄所少賊一事耳  
伏願深加三思試以諸聲傳普訪諸可顧問者  
羣下見陛下顧遇旣重恐不敢苦相侵傷顧問  
之日宣布嫌責之旨若不如是亦當不辯有所  
得失臣竊旣有所啟要欲盡其心如無可納伏  
願宥其觸忤之罪時炳之自理不諳臺制令史

並言停外非嫌太祖以炳之信受失所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陳曰炳之呼二令史出宿令史諮都令史駱宰宰云不通吏部曹亦咸知不可令史具向炳之說不得停之意炳之了不聽納此非爲不解直是苟相留耳內外悉知此而誣於信受羣情豈了陛下不假爲之辭雖是令史出乃遠虧朝典又不得謂之小事謝晦望實非今者之疇一事錯誤免侍中官王珣時賢小失相胤春蒐之謬皆白衣領職况公犯憲制者

邪不審可有同王栢白衣例不於任使無損兼可得以爲肅戒孔萬祀居左丞之局不念相當語駱宰云炳之貴要異他尚書身政可得無言耳又云不癡不聾不成姑公敢作此言亦爲異也太祖猶優游之使尚之更陳其意尚之乃備言炳之愆過曰尚書舊有增置幹二十人以元凱丞郎幹之假疾病炳之常取十人私使詢處幹闕不得時補近得王師猶不遣還臣令人語之先取人使意常未安今既有手力不宜復留

前四册百二十二年  
宋書傳卷之三  
十五



得臣此信方復遣耳大都爲人好率懷行事有  
諸紘紘不悉可曉臣思張遼之言關羽雖兄弟  
曹公父子豈得不言觀今人憂國實寡臣復結  
舌日月之明或有所蔽然不知臣者豈不謂臣  
有爭競之迹追以悵悵臣與炳之周旋俱被恩  
接不宜復生厚薄太尉昨與臣言說炳之有諸  
不可非唯一條遠近相崇畏震動四海凡短人  
辦得致此更復可嘉虞秀之門生事之累味珍  
肴未嘗有乏其外別貢豈可具詳炳之門中不

問大小誅求張幼緒幼緒轉無以堪命炳之先  
與劉德願殊惡德願自持琵琶甚精麗遺之便  
復款然市令盛馥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  
作虛買券劉道錫驟有所輸傾南俸之半劉雍  
自謂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若新發  
於州國吏運載樵荻無輟於道諸見人有物鮮  
或不求聞劉遵考有材便乞材見好燭盤便復  
乞之選用不平不可一二太尉又云炳之都無  
共事之體凡所選舉悉是其意政令太尉知耳

論虞秀之作黃門太尉不正荅和故得停太尉近  
與炳之疏欲用德願兒作州西曹炳之乃啟用  
爲主簿即語德願德願謝太尉前後漏泄賣恩  
亦復何極縱不加罪故宜出之士庶忿疾之非  
直項羽楚歌而已也自從裴劉刑罰以來諸將  
陳力百倍今日事實好惡可問若赫然發憤顯  
明法憲陛下便可閒卧紫闥無復一事也太祖  
欲出炳之爲丹楊又以問尚之尚之荅曰臣旣  
之實生應對之才又謝汲公犯顏之直至於侍  
坐仰酬每不能盡昨出伏復深思祇有愚滯今  
之事跡異口同音便是彰著政未測得物之數  
耳可爲蹈罪負恩無所復少且居官失和未有  
此比陛下遲遲舊恩未忍窮法爲弘之大莫復  
過此方復有尹京赫赫之授恐悉心奉國之人  
於此而息貪狼恣意者歲月滋甚非但虧點王  
化乃治亂所由如臣所聞天下論議炳之常塵  
累日月未見一豪增輝今曲阿在水南恩寵無  
異而協首郡之榮乃更成其形勢便是老王雅

也古人云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治也陛下豈可坐損皇家之重迷一凡人事若復在可否之間亦不敢苟陳况管今之枉直明白灼然而獻王令王反更不悟令賈誼劉向重生豈不慷慨流涕於聖世邪臣昔啟范曄當時亦懼犯觸之尤苟是愚懷所挹政自不能舒達所謂雖九死而不悔者也謂炳之且外出若能脩改在職著稱還亦不難而可得少明國典粗酬四海之誦今愆豐如山榮任不損炳之若復有彰大之罪誰復敢以聞述且自非殊勲異績亦何足塞今日之尤歷觀古今未有衆過藉藉受貨數百萬更得高官厚祿如今者也臣每念聖化中有此事未嘗不痛心疾首設令臣等數人縱橫狼藉復如此不審當復云何處之近啟賈充遠鎮今亦何足分外出恐是策之良者臣知陛下不能採臣言故是臣不能盡已之愚至耳今蒙恩榮者不少臣何爲獨懇懇於斯實是尊主樂治之意伏願試更垂察又曰臣見劉伯寵大慷慨炳

之所行云有人送張幼緒幼緒語人吾雖得一  
縣負三十萬錢庾冲遠乃當送至新林見縛束  
猶未得解手荀万秋嘗詣炳之值一客姓夏侯  
主人問有好牛不云無問有好馬不又云無政  
有佳驢耳炳之便荅甚是所欲客出門遂與相  
聞索之劉道錫云是炳之所舉就道錫索嫁女  
具及祠器乃當百萬數猶謂不然選令史章龍  
向臣說亦歎其受納之過言實得嫁女具銅鑪  
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在尚書  
中令奴酤鬻酒利其百十亦是立臺閣所無不  
審少簡聖聽不恐仰傷日月之明臣竊爲之歎  
息太祖乃可有司之奏免炳之官是歲元嘉二  
十五年也二十七年卒於家時年六十三太祖  
錄其宿誠追復本官二子季遠弘遠

謝方明陳郡陽夏人尚書僕射景仁從祖弟也  
祖鐵永嘉太守父冲中書侍郎家在會稽謝病  
歸除黃門侍郎不就爲孫恩所殺追贈散騎常  
侍方明隨伯父吳興太守邈在郡孫恩寇會稽

東土諸郡皆響應吳興民胡桀郃驃破東遷縣  
方明勸邈避之不從賊至被害方明逃竄遂免  
初邈舅子長樂馮嗣之及北方學士馮翊仇玄  
達俱往吳興投邈並舍之郡學禮待甚簡二人  
並忿愠遂與恩通謀恩嘗爲嗣之等從者夜入  
郡見邈衆遁不悟本欲於吳興起兵事趣不果  
乃遷於會稽及郃等攻郡嗣之玄達並豫其謀  
劉牢之謝琰等討因恩走入海嗣之等不得同  
去之更聚合方明結邈門生義故得百餘人掩  
討嗣之等悉禽而手刃之于時荒亂之後吉凶  
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營舉凶事盡  
其力用數月之間葬送並畢平世備禮無以加  
也項之孫恩重沒會稽謝琰見害恩購求方明  
甚急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由黃蘗嶠出  
鄱陽附載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厄屯苦備  
經而貞立之操在約無改元興元年桓玄尅京  
邑丹楊尹下範之勢傾朝野欲以女嫁方明使  
尚書吏部郎王騰譬說備至方明終不回桓玄

聞而賞之卽除著作佐郎補司徒王謚主簿從  
兄景仁舉爲高祖中兵主簿方明事思忠益知  
無不爲高祖謂之曰愧未有瓜衍之賞且當與  
卿共豫章國祿屢加賞賜方明嚴恪善自居遇  
雖處閤室未嘗有墮容無他伎能自然有雅韻  
從兄混有重名唯歲節朝宗而已卅陽尹劉穆  
之權重當時朝野輻輳不與穆之相識者唯有  
混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以爲恨  
方明廓後往造之大悅白高祖曰謝方明可謂  
名家駒直置便自是台鼎人無論復有才用頃  
之轉從事中卽仍爲左將軍道憐長史高祖命  
府內衆事皆諮決之隨府轉中軍長史尋更加  
晉陵太守復爲驃騎長史南郡相委任如初嘗  
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散聽歸家使過  
正三日還到罪應入重者有二十餘人綱紀以  
下莫不疑懼時晉陵郡送故主簿弘季盛徐壽  
之並隨在西固諫以爲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  
籍過言且當今民情僞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

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皆驚喜涕泣以爲  
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二人不還方明不聽討  
捕其一人醉不能歸逮二日乃反餘一囚十日  
不至五官朱千期請見欲白討之方明知爲囚  
事使左右謝五官不須入囚自當反囚逡巡墟  
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之率領將送遂竟無逃  
亡者遠近咸歎服焉遭毋憂去職服闋爲宋臺  
尚書吏部郎高祖受命遷侍中永初三年出爲  
行尚尹有能名轉會稽太守江東民戶殷盛風  
俗峻刻強弱相陵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攝相  
續又罪及比伍動相連坐一人犯吏則一村廢  
業邑里驚擾狗吠達旦方明深達治體不拘文  
法闊略苛細務存綱領州臺符攝即時宣下緩  
民期會展其辦舉郡縣監司不得妄出貴族豪  
士莫敢犯禁除比伍之坐判久繫之獄前後征  
伐每兵運不充悉發倩士庶事旣寧息皆使還  
本而屬所刻害或即以補吏守宰不明與奪乖  
舛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簡汰精當各慎所

宜雖服役十載亦一朝從理東土至今稱詠之  
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異其政  
有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元嘉三  
年卒官年四十七

子惠連幼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  
相知賞事在靈運傳本州辟主簿不就惠連先  
愛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  
餘首文行於世坐被徙廢塞不豫榮位尚書僕  
射殷景仁愛其才因言次白太祖臣小兒時便

見世中有此文而論者云是謝惠連其實非也  
太祖曰若如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方爲司徒  
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是時義康治東府城城  
塹中得古冢爲之改葬使惠連爲祭文留信待  
成其文甚美又爲雪賦亦以高麗見竒文章並  
傳於世十年卒時年三十七旣早亡且輕薄多  
尤累故官位不顯無子弟宣竟陵王誕司徒從  
事中卽臨川內史

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也祖晉護軍將軍父



欽定四庫全書  
宋書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散騎常侍參軍夷少自藻厲爲後進之美州  
辟主簿不就桓玄篡位以爲豫章王文學義旗  
建高祖板爲鎮軍行參軍尋行大司馬琅邪王  
軍事轉以公事免頃之復補主簿豫討桓玄功  
封南郡州陵縣五等侯孟昶建威府司馬中書  
侍郎中軍太尉從事中郎征西大將軍道規長  
史南郡太守尋轉太尉諮議參軍領錄事遷長  
史入爲侍中大司馬從府公北辟拜洛陽園陵  
進至潼關還領寧遠將軍琅邪內史本州大中  
正高祖受命大司馬府琅邪國事一以委馬宋  
臺初建爲五兵尚書高祖受命轉掌度支出爲  
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以疾去職尋拜吏部  
尚書爲吳郡太守營陽王於吳縣見害夷臨哭  
盡禮又以兄疾去官復爲丹陽尹吏部尚書加  
散騎常侍遷右僕射夷美風儀善舉止歷任以  
和簡著稱出爲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未之職  
病卒時年四十八遺命薄歛蔬奠務存儉約追  
贈前將軍本官如故子湛別有傳

史臣曰爲國之道食不如信立人之要先質後  
文士君子當以體正爲基蹈義爲本然後飾以  
藝能文以禮樂苟或難備不若文不足而質有  
餘也是以小心翼翼可祗事於上帝嗇夫喋喋  
終不離於虎圈江夷謝方明謝弘微王惠王球  
學義之美未足以成名而貞心雅體廷臣所罕  
及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信矣

十七日校

道統識

列傳第十三

宋書五十五

列傳第十四

宋書五十四

臣沈

約

新撰

孔季恭

羊玄保

沈曇慶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也名與高祖祖諱同  
故稱字祖愉晉車騎將軍父闓散騎常侍季恭  
始察郡孝廉功曹史著作佐郎太子舍人鎮軍  
司馬司徒左西掾未拜遭母憂隆安五年於喪

中被起建威將軍山陰令不就高祖東征孫恩  
屢至會稽季恭曲意禮接贍給甚厚高祖後討  
孫恩時栢玄篡形已箸欲於山陰建義討之季  
恭以爲山陰去京邑路遠且玄未居極位不如  
待其篡逆事彰豐成惡稔徐於京口圖之不憂  
不剋高祖亦謂爲然虞嘯父爲征東將軍會稽  
內史季恭初求爲府司馬不得及帝定桓玄以  
季恭爲內史使齋封板拜授季恭相值季恭便  
舟夜還至即叩扉告嘯父并令掃拂別齋即便  
入郡嘯父本爲桓玄所授聞玄敗震懼開門請  
罪季恭慰勉使且安所住明日乃移季恭到任  
務存治實敕止浮華翦罰遊惰由是寇盜衰止  
境內肅清徵爲右衛將軍加給事中不拜尋除  
侍中領本國中正徙琅邪王大司馬司馬尋出  
爲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  
羽神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  
恭居聽事竟無害也遷尚書右僕射固讓義熙  
八年復督五郡諸軍征虜會稽內史脩飾學校

計課調習十年復爲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  
又讓不拜頃之除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  
大中正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祿大夫常侍如  
故是歲高祖北伐季恭求從以爲太尉軍諮祭  
酒後將軍從平關洛高祖爲相國又隨府遷宋  
臺初建令書以爲尚書令加散騎常侍又讓不  
受乃拜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辭事東歸高祖  
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送其美及受命加  
開府儀同三司辭讓累年終不受永初三年

薨時年七十六追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子坐歷顯位侍中會稽太守坐小第駕  
部郎道穰逼略良家子女白衣領郡元嘉二十  
七年卒官弟靈符元嘉末爲南譙王義宣司空  
長史南郡太守尚書吏部郎世祖大明初自侍  
中爲輔國將軍郢州刺史入爲丹陽尹山陰縣  
土境褊狹民多田少靈符表徙無貲之家於餘  
姚鄞鄮三縣界墾起湖田上使公卿博議太宰  
江夏王義恭議曰夫訓農脩本有國所同土箸

之民習翫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從居他縣尋  
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爲無處  
耕起空荒無救災歎又緣湖居民魚鴨爲業及  
有居肆理無樂徙尚書令柳元景右僕射劉秀  
之尚書王瓚之顧覬之顏師伯嗣湘東王諱議  
曰富戶温房無假遷業窮身寒室必應徙居葺宇  
疏臯產粒無待資公則公未易充課私則私卒  
難具生計旣完畚功自息宜募亡叛通郵及與  
樂田者其往經創須粗脩立然後徙居侍中沈

懷文王景文黃門侍郎劉歆郗顒議曰百姓雖  
不親農不無資生之路若驅以就田則坐相違  
奪且鄞等三縣去治竝遠旣安之民忽徙他邑  
新垣未立舊居已毀去留兩困無以自資謂宜  
適任民情徙其所樂開宥逋亡且令就業若審  
成腴壤然後議遷太常王玄謨議曰小民貧匱  
遠就荒疇去舊即新糧種俱闕習之旣難勸之  
未易謂宜微加資給使得肆勤明力田之賞申  
怠惰之罰光祿勳王昇之議曰遠廢之疇方翦

荆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徒粗立徐行無晚  
上違議從其徙民竝成良業靈符自丹陽出爲  
會稽太守尋加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靈符家  
本豐產業甚廣又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  
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  
處爲有司所糾詔原之而靈符答對不實坐以  
免官後復舊官又爲尋陽王子房右軍長史太  
守如故慤實有材幹不存華飾每所蒞官政績  
最著前廢帝景和中犯忤近臣爲所讒構遣鞭

殺之二子湛之淵之於都賜死太宗卽位追贈  
靈符金紫光祿大夫淵之大明中爲尚書比部  
郎時安陸應城縣民張江陵與妻吳共罵毋黃  
令死黃忿恨自經死值赦律父子賊殺傷毆父  
毋梟首罵詈棄市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值赦  
免刑補治江陵罵毋毋以之自裁重於傷毆若  
同殺科則疑重用毆傷及罵科則疑輕制唯有  
打毋遇赦猶梟首無罵毋致死值赦之科淵之  
議曰夫題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

先書傳卷之五  
人事故毆傷呪咀法所不原言之致盡則理無  
可宥罰有從輕蓋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謂  
江陵雖值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天屬  
黃之所恨情不在吳原死補治有允正法詔如  
淵之議吳免棄市

羊玄保大山南城人也祖楷尚書都官郎父綏  
中書侍郎玄保起家楚臺太常博士遭母憂服  
闋右將軍何無忌前將軍諸葛長民俱板爲參  
軍竝不就除臨安令劉穆之舉爲高祖鎮軍參  
軍庫部郎永世令復爲高祖太尉參軍轉主簿  
丹陽丞少帝景平二年入爲尚書右丞轉左丞  
司徒長史府公王弘甚知重之謂左長史庾登  
之吏部尚書王淮之曰卿二賢明美朗識會悟  
多通然弘懿之望故當共推羊也頃之入爲黃  
門侍郎善弈碁品第三太祖與賭郡戲勝以  
補宣城太守先是劉式之爲宣城立吏民亡叛  
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若獲者賞位  
二階玄保以爲非宜陳之曰臣伏尋亡叛之由

皆出於窮逼未有足以推存而樂爲此者也今  
立殊制於事爲苦臣聞苦節不可貞懼致流弊  
昔龔遂譬民於亂繩緩之然後可理黃霸以寬  
和爲用不以嚴刻爲先臣愚以爲單身逃役便爲  
盡戶今一人不測坐若甚多旣憚重負各爲身  
計牽挽逃竄必致繁滋又能禽獲叛身類非謹  
惜旣無堪能坐陵勞吏名器虛假所妨實多將  
階級不足供賞服勤無以自勸又尋此制施一  
邦而已若其是邪則應與天下爲一若其非邪

亦不宜獨行一郡民離憂患其弊將甚臣忝守  
所職懼難遵用致率管穴冒以陳聞由此此制  
得停玄保在郡一年爲廷尉數月遷尚書吏部  
郎御史中丞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南東海太  
守加輔國將軍入爲都官尚書左衛將軍加給  
事中丹陽尹會稽太守又徙吳郡太守加秩中  
二千石太祖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頻授名郡爲  
政雖無幹績而去後常見思不營財利處家儉  
薄太祖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然亦須運命每



宋書傳卷五  
七  
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元凶弒立爲  
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尋加光祿大夫及世祖  
入討朝野多南奔劭集羣僚橫刀怒曰卿等便  
可去矣衆戰懼莫敢言玄保容色不異徐曰臣  
以死奉朝劭乃解世祖即位以爲散騎常侍領  
崇憲衛尉尋遷金紫光祿大夫又以謹敬見知  
賜賚甚厚大明初進位光祿大夫五年遷散騎  
常侍特進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珍新  
未得祠薦者口不妄嘗八年卒時年九十四諡

曰定子戎有才氣而輕薄少行檢玄保嘗云此  
兒必亡我家官至通直郎與王僧達謗議時政  
賜死死後世祖引見玄保玄保謝曰臣無日磬  
之明以此上負上美其言戎二弟太祖竝賜名  
曰咸曰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  
餘風玄保旣善碁而何尚之亦雅好碁吳郡褚  
胤年七歲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期與  
臧質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請曰胤亦碁之妙  
超古冠今魏犢犯令以才獲免父戮子宥其例

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絕不許時人痛  
惜之玄保兄子希字泰聞少有才氣大明初爲  
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  
之禁雖有舊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爍山封水  
保爲家利自頃以來頽弛日甚富強者兼嶺而  
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  
寔害治之深弊爲政所宜去絕損益舊條更申  
恒制有司檢壬辰詔書占山護澤彊盜律論賊  
一丈以上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  
旣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  
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  
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常爍熈種養竹木雜果  
爲林及陂湖江海魚梁鮓鯿場常加功脩作者  
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第三第  
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  
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  
條上貲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闕少依  
限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

一尺以上竝計贓依常盜律論停除咸康二年  
壬辰之科從之益州刺史劉瑀先爲右衛將軍  
與府司馬何季穆共事不平季穆爲尚書令建  
平王宏所親待屢毀瑀於宏會瑀出爲益州奪  
士人妻爲妾宏使羊希彈之瑀坐免官瑀恨希  
切齒有門生謝元伯往來希聞瑀令訪訊被免  
之由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即日到宏門奉牋陳  
謝云聞之羊希希坐漏泄免官大明末爲始安  
王子真征虜司馬黃門郎御史中丞泰始三年  
出爲寧朔將軍廣州刺史希初請女夫鎮北中  
兵參軍蕭惠徽爲長史帶南海太守太宗不許  
又請爲東莞太守希旣到鎮長史南海太守陸  
法眞喪官希又請惠徽補任詔曰希卑門寒士  
累世無聞輕薄多豐備彰歷職徒以清刻一介  
擢授嶺南干上逞欲求訴不已可降號橫野將  
軍初李萬周劉嗣祖籍略廣州事在鄧琬傳太  
宗以萬周爲步兵校尉加寧朔將軍權行廣州  
事希旣至而萬周等竝有異圖希誅之希以沛

郡劉思道行晉康太守領軍伐俚思道違節度  
失利希遣收之思道不受命率所領攻州希遣  
平越長史鄒琰於朝亭拒戰軍敗見殺思道進  
攻州城司馬鄒嗣之拒之西門戰敗又死希踰  
城走思道獲而殺之府參軍鄒曼率數十人襲  
思道已得入城力不敵又敗東莞太守蕭惠徽  
率郡文武千餘人攻思道戰敗又見殺時龍驤  
將軍陳伯紹率軍伐俚還擊思道定之贈希輔  
國將軍惠徽中書郎嗣之越騎校尉希子崇字  
伯遠尚書主客郎丁母憂哀毀過禮及聞廣州  
亂即日便徒跣出新亭不能步涉頓伏江渚門  
義以小船致之於是進跣父葬畢不勝哀卒  
沈曇慶吳興武康人侍中懷文從父兄也父發  
負外散騎侍郎早卒吳興太守王韶之爲之誄  
焉曇慶初辟主簿州從事西曹主簿長沙王義  
欣後軍鎮軍主簿遭母憂哀毀致稱本縣令諸  
葛闡之公解言上服釋復爲主簿義欣又請爲  
鎮軍記室參軍出爲餘杭令遷司徒主簿江夏

王義恭太尉錄事參軍尚書右丞時歲有水旱  
曇慶議立常平倉以救民急太祖納其言而事  
不行領本邑中正少府揚州治中從事史始興  
王濬衛軍長史元凶弒立世祖入討劭遣曇慶  
還東募人安東將軍隨王誕收付永興縣獄久  
之被原世祖踐阼除東海王暉撫軍長史入爲  
尚書吏部郎江夏王義恭大司馬長史南東海  
太守左衛將軍大明元年督徐兗二州及梁郢  
諸軍事輔國將軍徐州刺史時殿中負外將軍  
裴景仁助成彭城本僮人多悉戎荒事曇慶使  
撰秦記十卷叙符氏僭僞本末其書傳於世明  
年復徵爲左衛將軍加給事中領本州大中正  
三年遷祠部尚書其年卒時年五十七追贈本  
官曇慶謹實清正所莅有稱績常謂子弟曰吾  
處世無才能政圖作大老子耳世以長者稱之  
史臣曰江南之爲國盛矣雖南包象浦西括邛  
山至於外奉貢賦內充府實止於荆揚二州自  
漢氏以來民戶彫耗荆楚四戰之地五達之郊

并邑殘亡萬不餘一也自元熙十一年馬休之外奔至於元嘉末三十有九載兵車勿用民不外勞役寬務簡氓庶繁息至餘糧栖畝戶不夜扃蓋東西之極盛也既揚部分析境極江南考之漢域惟丹陽會稽而已自晉氏遷流迄於太元之世百許年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內晏如也及孫息寇亂殲亡事極自此以至大明之

季年踰六紀民戶繁育將曩時一矣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飢會皇帶海傍

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土地畝直一金鄴杜之間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而田家作苦役難利薄巨歲從務無或一日非農而經稅橫賦之資養生送死之具莫不咸出於此穰歲糴賤糶賤則稼苦饑季糴貴糶貴則商倍常平之議行於漢世元嘉十三年東土潦漫民命棘矣太祖省費減用開倉廩以振之病而不凶蓋此力也大明之末積旱成

宋書傳卷十四  
災雖敝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  
已倍之并命比室口減過半若常平之計與於  
中季遂切扶患或不至是若籠以平價則富貴民  
優議屈當時蓋由於此

列傳第十四

宋書五十四

列傳第十五

宋書五十五

原

沈

約

臧燾

徐廣

傅隆

臧燾字德仁東莞莒人武敬皇后兄也少好學  
善三禮貧約自立操行爲鄉里所稱晉孝武帝  
太元中衛將軍謝安始立國學徐兗二州刺史  
謝玄舉燾爲明教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

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熹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義同陽秋唯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祖廟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夫漢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准陽秋考宮之義近摹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固哲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頃之去官以母老家貧與弟熹俱棄人事躬耕自業約已養親者十餘載父母喪亡居喪六年以毀瘠著稱服闋除臨沂令義旗建爲太學博士參右將軍何無忌



軍事隨府轉鎮南將軍高祖鎮京口與肅書曰  
頃學尚廢弛後進顏業衡門之內清風輟響良  
由戎車屢警禮樂中息浮夫近志情與事染豈  
可不敷崇墳籍敦厲風尚此境人士子姪如林  
明發搜訪想聞令軌然荆玉含寶要俟開瑩幽  
蘭懷馨事資扇發獨習寡悟義著周典今經師  
不遠而赴業無聞非唯志學者鮮或是勸誘未  
至邪想復弘之參高祖中軍軍事入補尚書度  
支郎改掌祠部襲封高陵侯時大廟鷓尾災肅  
謂著作郎徐廣曰昔孔子在齊聞魯廟災曰必  
相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之宜在毀落而猶列  
廟饗此其徵乎乃上議曰臣聞國之大事在祀  
與戎將營宮室宗廟爲首古先哲王莫不致肅  
恭之誠心盡崇嚴乎祖考然後能流淳化於四  
海通幽感於神明固宜詳廢興於古典循情禮  
以求中者也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  
七自考廟以至祖考五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  
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有禱然

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疎之序也鄭玄以爲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爲五世六世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爲壇乎明遠廟爲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禮去祧則有壇墠之殊明世遠者其義彌疎也若祧是文武之廟宜同月祭於太祖雖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義每有差降也又禮有以多貴者故傳稱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此則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侯俱祭五廟何哉又王祭嫡殤下及來孫而上祀之禮不過高祖推隆恩於下流替誠敬於尊屬亦非聖人制禮之意也是以泰始建廟從王氏議以禮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皇雖爲太祖尚在子孫之位至於敬祭之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旣遷太祖始得居正議

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於卑坐臣以爲非禮  
典之旨所與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旣足太祖在  
六世之外非爲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  
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於殷禘臣又以爲不  
然傳所謂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  
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  
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豈如四府君在太祖  
之前非繼統之主無靈命之瑞非王業之基昔  
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殷祫永  
虛太祖之位求之禮籍未見其可昔永和之初  
大議斯禮于時虞喜范宣並以淵儒碩學咸謂  
四府君神主無緣永存於百世或欲瘞之兩階  
或欲藏之石室或欲爲之改築雖所秉小異而  
大歸是同若宣皇旣居群廟之上而四主禘祫  
不已則大晉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理貴有  
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  
之情雖篤而靈厲之謚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  
遷毀之禮爲用豈不有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

諭爾石室則藏於廟北改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若饗祀宜廢亦神之所不依也准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然經典難詳羣言紛錯非臣卑淺所能折中時學者多從燾議竟未施行遷通直郎高祖鎮軍車騎中軍大尉諮議參軍高祖北伐關洛大司馬琅邪王同行除大司馬從事中郎摠留府事義興十四季除侍中元興元季以脚疾去職高祖受命徵拜太常雖外戚賢顯而彌自沖約茅屋蔬食不改其舊所得奉祿與親戚共之永初三年致仕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其季卒時年七十少帝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長子邃護軍司馬宜都太守少子綽太子中舍人新安太守邃長子諶之尚書都官郎烏程令諶之弟凝之學涉有當世才具與司空徐湛之爲異常之交季少時與北地傅僧祐俱以通家子始爲太祖所引見時上與何尚之論鑄錢事凝之便干其語上因回與論之僧祐引凝之衣

令止凝之大言謂僧祐曰明主難再遇便應正  
盡所懷上與往復十餘反凝之詞韻銓序兼有  
理證上甚賞焉歷隨王誕後軍記室錄事欲以  
爲青州其事不果遷尚書右丞以徐湛之黨爲  
元凶所殺子夤尚書主客郎徐羨之征西功曹  
爲攸之盡節事在攸之傳凝之弟潭之亦有美  
譽太宗世歷尚書吏部郎御史中丞後廢帝元  
徽中爲左民尚書卒官潭之弟澄之太子左積  
弩將軍元嘉二十七年領軍於盱眙爲索虜所

破見殺追贈通直郎綽子煥順帝昇明中爲武  
昌太守沈攸之攻郢城煥棄郡赴之攸之敗伏  
誅傳僧祐祖父弘仁高祖外弟也以中表歷顯  
官征虜將軍南譙太守太常卿子邵貞外散騎  
侍郎妻熹女也生僧祐有吏才再爲山陰令甚  
有能名末世令長莫及亦以徐湛之黨爲元凶  
所殺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也父藻都水使者兄  
邈太子前衛率家世好學至廣尤精百家數術

無不研覽謝玄爲州辟廣從事西曹又譙王司馬恬鎮北參軍晉孝武帝以廣博學除爲祕書郎校書祕閣增置職僚轉負外散騎侍郎領校書如故隆安中尚書令王珣舉爲祠部郎李太后薨廣議服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旣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僖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

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後齊哀三季服從其議時會稽王世子元顯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臺內使廣立議由是內外竝執下官禮廣常爲愧恨焉元顯引爲中軍參軍遷領軍長史桓玄輔政以爲大將軍文學祭酒義興初高祖使撰軍服儀注乃除鎮軍咨議參軍領記室封樂成縣五等侯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郎二年尚書奏曰臣聞左史述言右官書事乘志顯於晉鄭陽秋著乎魯史自皇代有造中興晉祀道

風帝典煥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朝玄風  
聖迹修為疇古臣等參詳宜敕著作郎徐廣撰  
成國史詔曰先朝至德光被未著方策宜流風  
緬代永貽將來者也便敕撰集六季遷散騎常  
侍又領徐州大中正轉正員常侍時有風雹為  
災廣獻書高祖曰風雹變未必為災古之聖賢  
輒懼而修已所以興政化而降德教也嘗忝服  
事宿眷未忘思竭塵露率誠于習明公初建義  
旗匡復宗社神武應運信宿平夷且恭謙儉約

虚心匪懈來蘇之化功用若神頃事故既多刑  
德並用戰功殷積報叙難盡萬機繁湊固應難  
速且小細煩密群下多懼又穀帛豐賤而民情  
不勸禁司互設而劫盜多有誠由俗弊未易整  
而望深未易炳追思義熙之始如有不同何者  
好安願逸萬物之大趣習舊駭新凡識所不免  
要當俯順羣情抑揚隨俗則朝野歡泰具瞻允  
康矣言無可採願矜其愚款之志又轉大司農  
領著作郎皆如故十二年晉紀成凡四十六卷

表上之遷秘書監初桓玄篡位安帝出宮廣陪  
列悲慟哀動左右及高祖受禪恭帝遜位廣又  
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之曰徐公將無小  
過廣收淚荅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與王逢千  
載嘉運身世荷晉德實眷戀故主因更歔歔永  
初元年詔曰秘書監徐廣學優行謹歷位恭肅  
可中散大夫廣上表曰臣年時衰老朝敬永闕  
端居都邑徒增替怠臣墳墓在晉陵臣又生長  
京口戀舊懷遠每感暮心息道玄謬荷朝恩忝  
宰此邑乞相隨之宮歸終桑梓微志獲申殞沒  
無恨許之贈賜甚厚性好讀書老猶不倦元嘉  
二年卒時年七十四答禮問百餘條用於今世  
廣子豁在良吏傳

傅隆字伯祚北地靈州人也高祖咸晉司隸校  
尉曾祖晞司徒屬父祖早亡隆少孤又無近屬  
單貧有學行不好交游義熙初年四十始爲孟  
昶建威將軍負外散騎侍郎坐辭兼免復爲會  
稽征虜參軍家在上虞及東歸便有終焉之志



歷佐三軍首尾八年除給事中尚書僕射丹陽  
尹徐羨之置威府以爲錄事參軍尋轉尚書祠  
部郎丹陽丞入爲尚書左右丞以族弟亮爲僕  
射總服不得相臨徙太子率更令廬陵王義真  
車騎咨議參軍出補山陰令太祖元嘉初除司  
徒右長史遷御史中丞當官而行甚得司直之  
體轉司徒右長史時會稽剡縣民黃初妻趙打  
息載妻王死亡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稱息女  
葉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之曰原夫禮律之

興蓋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  
也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  
雖云三世爲體猶一未有能分之者也稱雖創  
巨痛深固無讎祖之義若稱可以殺趙趙當何  
以處載將父子孫祖互相殘戮懼非先王明罰  
咎繇立法之本意也向使石厚之子曰磻之孫砥鋒挺鏑  
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碯稔侯何得流名百  
代以爲美談者哉舊令云殺人父母徙之二千  
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暮功千里

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體因親以教愛者也趙旣流移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趙雖內愧終身稱當沈痛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永絕事理固然也從之又出爲義興太守在郡有能名徵拜左民尚書坐正直受節假對人未至委出白衣領職尋轉太常十四年太祖以新撰禮論付隆使下意隆上表曰臣以下愚不涉師訓孤陋閭閻面墻

靡識謬蒙詢逮愧懼流汗原夫禮者三千之本人倫之至道故用之家國君臣以之親用之婚冠少長以之仁愛夫妻以之義順用之鄉人友朋以之三益賓主以之敬讓所謂極乎天播乎地窮高遠測深厚莫尚於禮也昔藥之五聲易之八象詩之風雅書之典誥春秋之微婉勸懲無不本乎禮而後立也其源遠流廣其體大而義精非夫叡哲大賢孰能明乎此哉况遭暴秦焚亡百不存一漢興始徵召故老搜集殘文其體

例紕繆首尾脫落難可詳論幸高堂生頗識舊義諸儒各爲章句之說旣明不獨達所見不同或師資相傳共枝別幹故聞人二戴俱事后蒼俄已分異盧植鄭玄偕學馬融人各名家又後之學者未逮曩時而問難星繁充斥兼兩摛文列錦煥爛可觀然而五服之本或差哀敬之制舛雜國典未一於四海家法參駁於縉紳誠宜考詳遠慮以定皇代之盛禮者也伏惟陛下欽明玄聖同規唐虞疇咨四岳興言三禮而伯夷未登微臣竊位所以大懼負乘形神交惡者無忘夙夜矣而復猥充博採之數與聞爰發之求實無以仰酬聖旨萬分之一不敢廢嘿謹率管宥所見五十二事上呈蚩鄙茫浪伏用竦赧明年致仕拜光祿大夫歸老在家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特精三禮謹於奉公常手抄書籍二十八年卒時年八十三

史臣曰選賢于野則治身業弘求士於朝則飾智風起六經奧遠方軌之正路百家淺末捷至

之偏道漢世登士間黨爲先崇本務學不尚浮  
詭然後可以俯拾青組顧茂羸金於是人厲從  
師之志家競專門之術藝重當時所居一旦成  
市鬻舍暨啓箸錄或至萬人是故仕以學成身  
由義立自魏氏膺命主愛雕蟲家棄章句人重  
異術又選賢進士不本鄉閭銓衡之寄任歸臺  
閣以一人之耳目究山川之險情賢否臆斷萬  
不值一由是仕憑借譽學非爲已崇詭遇之巧  
速鄙稅駕之遲難士自此委筭植經各從所務

早往晏退以取世資庠序黌校之士傳經聚徒  
之業自黃初至于晉末百餘年中儒教盡矣高  
祖受命議創國學宮車早晏道未及行迄于元  
嘉甫獲克就雅風盛烈未及曩時而濟濟焉頗  
有前王之遺典天子鸞旗警蹕清道而臨學館  
儲后冕旒黼黻北面而禮先師後生所不嘗聞  
黃髮未之前覩亦一代之盛也臧素徐廣傅隆裴  
松之何承天雷次宗並服膺聖哲不爲雅俗推  
移立名於世宜矣潁川庾蔚之鴈門周野王汝

南周王子河內向琰會稽賀道養皆託志經書  
見稱於後學蔚之略解禮記并注賀循喪服行  
於世云

同日校

道統識

列傳第十五

宋書五十五

122  
30  
3

